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文的照片與底本 用字問題

魏慈德*

〔摘要〕

近來由於張政烺遺作《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的出版，使我們有幸見到了帛書《周易》的另一套照片，而從照片上留有拼貼碎帛痕跡及校注的內容可發現，其乃張政烺用以對帛書《周易》圖版內容勘正並校注的一套照片。其透露出今日流傳於世的帛書《周易》照片，其所拍攝的原帛上存在不少錯誤的拼貼。而本文將針對帛書《周易》照片的內容，利用帛書《周易》釋文與張政烺的校正照片加以對校，以全面指出帛書《周易》照片內容誤貼之處。

帛書《周易》由於六十四卦的內容俱存，而抄寫時代屬於漢初，出土地為楚地，故可利用來與戰國中期同是楚地寫本的竹書《周易》，以及同屬漢初抄本的阜陽雙古堆漢墓《周易》文字作比對，利用今天我們所熟知的楚地習慣用字和常見通假用例，來分析不同出土《周易》本子中卦名及卦爻辭的用字特色。初步認為《周易》寫本中卦名受到底本用字的影響大於卦爻辭，而卦爻辭的通假用字也與書手時代的通假用字習慣有不一致的現象。並指出帛書《周易》所用的底本雖有楚地寫本特色，但已受到其它地區用字習慣的影響，呈現多元而複雜的面貌。

關鍵詞：帛書周易、楚竹書周易、周易卦名、楚文字用字習慣、楚簡通假現象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今天所能見到的《周易》相關出土文獻，自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經傳出土以來，陸續又有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簡本《周易》、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簡本《歸藏》，以及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戰國楚地簡本《周易》。這其中以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以下簡稱「帛書《周易》」）的內容最為完整，不僅六十四卦內容俱存，還有〈繫辭〉等篇發揮解釋經義的《易傳》同時出土。然而可惜的是帛書《周易》自出土以來，過了十年才公布六十四卦的釋文，過了廿年所有圖版才被公布。而本來要以帛書《周易》為內容的《馬王堆漢墓帛書〔貳〕》專書，卻遲至今尚未出版。但近年由於帛書《周易》整理者的遺稿被整理刊印出來，使我們看到了其對帛書《周易》所作的釋文及校注手稿，以及本欲附於書中刊布的照片。這其中內容包括《周易》經文的照片有二套，一套與前此公布的照片接近，另一套則是帶有膠布黏貼碎帛及批注文字的照片。透過這套黏貼的照片，使我們知道，原來整理者已發現《周易》原帛的經文部分有不少誤貼，曾試圖去更正，然卻未能公布。本文則根據通行本《周易》文字、帛書《周易》釋文，及整理者黏貼的照片與帛書的格式行款等，對帛書《周易》經文部分的照片內容作一全面的校正說明。

而近年來由於楚簡的大量出現，現在學界對於楚簡中的習慣通假例，戰國各系文字的用字差異現象等，都有了全面的認識，因此本文嘗試從用字與通假用例的角度來對帛書《周易》經文的文字作分析，除指出其特殊用字外，還比較其與上博楚竹書《周易》、阜陽漢簡《周易》與帛書《易傳》中的通假用法的不同，並進一步推測同樣是於楚地出土的竹帛兩個《周易》本子間的關聯。

二、帛書《周易》經文照片的比較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東椁箱內發現一只長方形的黑色漆奩（編號東57），漆奩分上下兩層，內有五個長短不等的方格，包括一個長條形方格和四個大小不一的方格。其中長條形的方格內放置了竹簡及壓在竹簡下方的帛書；而在較大的方格內同樣放置了數卷折疊的帛書。¹這些裝在黑色漆奩的帛書與竹簡經

¹ 其中長條形的方格內放置了《導引圖》、《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四種、《春秋事語》和竹簡醫書四種。見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

過整理後，根據《漢書·藝文志》的分類，以一篇帛書作為一種計，共計抄寫了六大類五十種不同內容的文獻，²六藝類的部分主要有《周易》及《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等《易傳》，以及《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諸子類主要有《老子》、《五行》、《九主》、《明經》等道家法家書；數術類主要有《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陰陽五行》等書；兵書類主要有《刑德》；方技類主要有《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五十二病方》等醫方。中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帛書整理小組曾依其內容加以分類並出版了《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三輯。³壹輯收錄《老子》甲本及其卷後古佚書與《老子》乙本及其卷前古佚書，由文物出版社於1974年9月出版（線裝本）；叁輯收錄《春秋事語》與《戰國縱橫家書》，由文物出版社於1978年7月出版（線裝本）；肆輯為古醫書十五種，由文物出版社於1985年3月出版。⁴貳輯原計畫收錄《周易》，但因種種原因沒有出版，

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87。

² 見《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頁88所載。最早發表的〈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1975年1期）一文中稱有二十多種書籍。而韓仲民在《馬王堆漢墓概述》（《文物》1974年9期）中，則言十五類四十餘種。陳松長將其內容分為十一類，分別是：一、《老子》甲本及其卷後佚書；二、《老子》乙本及其卷前《黃帝四經》；三、《周易》，包括《繫辭》及《二三子問》、《要》等古佚書；四、《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五、《五星占》及《天文雲氣雜占》；六、《刑德》三篇；七、《陰陽五行》兩篇；八、《導引圖》和《卻穀食氣篇》；九、《五十二病方》及其卷後佚書；十、《雜病方》、《養生方》、《胎產方》等；十一、《相馬經》。參陳松長：〈馬王堆漢墓帛書的道家傾向〉，《簡帛研究文稿》（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74。其中《黃帝四經》一名，裘錫圭曾加以反對，以為其內容乃雜抄的黃老之言。參氏著〈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並非《黃帝四經》〉，《文史叢稿》（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84。

³ 李學勤曾提到「學術界都知道，在1974年成立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前後曾有北京、湖南等地好多位專家參加。作為整理報告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原計劃共有六冊，其（壹）（叁）（肆）三冊已經出版。然而由於參加人員多有其他任務等原因，整理工作受到拖延，這期間顧鐵符、張政烺等先生也謝世了。」收錄於陳松長：《簡帛研究文稿》，序言，頁4。

⁴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線裝本，1函2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9月）；《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線裝本，1函8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10月）；《馬王堆漢墓帛書〔叁〕》，線裝本，1函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7月）；《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精裝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3月）；《馬王堆漢墓帛書〔叁〕》，精裝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0月）；《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精裝本，（北京：文物出版

直至 2008 年 4 月，李零才將當初負責整理帛書《周易》的張政烺，於身故後所遺留下的稿子加以整理出版，並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以下簡稱《帛書周易校讀》）為名。事隔卅年，⁵世人才看到這本《馬王堆漢墓帛書〔貳〕》的雛形。但是這本書是個未完成稿，內容包括張政烺塗改但未定的手稿，有〈六十四卦〉釋文及校勘記、〈二三子問〉釋文及校注、〈繫辭〉釋文及校勘記，以及〈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四篇的釋文及校注，此外還有二套帛書照片。⁶二套照片中有一套較大（幅長 30 公分左右），一套較小（幅長 18 公分左右），較小的那套還留有用膠布拼綴殘帛的痕跡，此書首次讓人看到了帛書《周易》經傳的全部照片和張政烺的釋文及校注。書中所附二套《周易》照片，較大一套置於書前，為此書正式刊布的卅五張帛書《周易》經傳的黑白照片，內容包括〈六十四卦〉（十二張）、〈二三子問〉（四張）、〈繫辭〉（四張）、〈易之義〉（四張）、〈要〉及〈繆和〉（九張）、〈昭力〉（二張）。其中〈六十四卦〉和〈二三子問〉是抄錄在同一張帛上；〈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則抄在另一張帛上，⁷兩帛的帛寬相同，照片上所見帛塊大小為當初全帛因折疊斷裂而成的幅面。故從照片上看，可以說〈六十四卦〉原先是抄寫在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十二張斷帛上，〈二三子問〉主要是抄寫在今天我們所見的四張斷帛上。然因原帛在置入黑色漆奩時經過上下對

社，1985年3月）。

⁵ 李零在《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整理說明》中寫到「張先生整理馬王堆帛書本的稿子主要寫於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⁶ 張政烺說到「帛書中的《周易》一類破碎較多，幾年間我曾反復綴合，接觸的時間久了，對《周易》產生一些想法，由于材料缺乏不能落實，現在寫出來向方家求教。至于文字、訓詁的考訂，皆有實證，已寫入注釋中，將編為《馬王堆漢墓帛書〔貳〕》，此處不論。」參氏著〈帛書《六十四卦》跋〉，《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680。

⁷ 李學勤指出「帛書《周易》揭開後相當破碎，經過細心綴合，可看出有三大塊：第一大塊是經文和緊接的〈二三子問〉，第二大塊是〈繫辭〉與〈易之義〉，第三大塊是〈要〉、〈繆和〉及〈昭力〉。《馬王堆帛書專號》所載廖名春〈帛書〈易之義〉簡說〉指出，第二大塊〈易之義〉最後一行『有殘缺，但仍可看出下一行有墨丁標誌，說明緊接它的是帛書〈要〉篇』。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墨丁是篇首的記號，而傳文各篇只有〈要〉未見篇首，這證明第二大塊肯定是同第三大塊連接的。」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318。

折，所以照片中的帛塊二張合起來的長度即為原帛的幅寬。據整理者復原，帛書原抄在約寬 48 公分的帛上，⁸據此，這二套照片一套為放大照片，一套為縮小照片。

而《帛書周易校讀》的整理者李零，為了方便讀者使用，先根據帛書的前後及因折疊而造成原帛變成二張斷帛的現象，將照片標號為一上、一下……，一個「上」加一個「下」的長度即原帛的幅寬，而當時書手是直下左行書寫，故從今天斷裂的帛塊來看，即從一上寫到一下再換行寫二上。⁹總計〈六十四卦〉的內容抄寫在一上到六下，今天所可見的十二張斷帛照片中，而〈二三子問〉則接續其後，從七上到八下。另一張帛的一上到二下則抄寫〈繫辭〉，〈易之義〉接續其後，從三上到四下，〈要〉及〈繆和〉則從五上到八下，〈昭力〉從九上到九下。

而較原帛小的另一套照片，《帛書周易校讀》書後附錄註明為「帶批注」的照片，只有十六張，內容為〈六十四卦〉與〈二三子問〉，照片中有局部拼貼上碎帛殘字的現象，與前一套照片有異。這兩套照片，整理者除了根據折疊的斷面加以編號（一上、一下、二上、二下……）外，還對照張政烺的釋文，逐行對照片上每一條文字加上編號（1 上、1 下、2 上、2 下……），非常易於使用者檢索。總計〈六十四卦〉的內容從 1 上抄錄到 93 下，〈二三子問〉的內容從 94 上抄錄到 129 下。即原帛抄錄〈六十四卦〉共抄了九十三行，〈二三子問〉則抄錄了三十六行。（以下為方便指稱，將內容包括帛書《周易》經傳全部內容，且版面較大的那一套照片稱為「全本」，將另一套帶批注，版面較小，且有拼貼碎帛痕跡的照片名為「批注本」）。

關於帛書〈六十四卦〉的照片，¹⁰並非《帛書周易校讀》首次公布，在此之前，就或多或少的刊布過。若依時間先後來排，最早是刊登於〈長沙馬王堆二、三號

⁸ 張政烺在〈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頁9）中說是49釐米，陳松長在〈馬王堆帛書藝術概述〉（《馬王堆帛書藝術》，頁1）中說是48釐米，而〈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的「圖版壹」載帛書《易經》斷片高24釐米，《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頁87）以為整幅的帛寬在48~50釐米，今據陳說。

⁹ 根據陳松長所言，帛書大都用墨抄寫在生絲織成的黃褐色細絹上，絹幅分為整幅和半幅兩種，前者幅寬約48公分，後者約24公分。而帛書出土時，由於受到棺液的長期浸泡，整幅的帛書都因折疊而斷裂成了一塊塊高約24公分，寬約10公分左右的長方形帛片，每行書寫約七十至八十字不等。見陳松長：〈馬王堆帛書藝術概述〉，《馬王堆帛書藝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頁1。

¹⁰ 由於帛書《周易》易卦排列的順序與通行本不同，因此張政烺曾主張以「六十四卦」來命名帛書《周易》經文。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第3期。

漢墓發掘簡報》(1974年)上的一張照片(一上),¹¹後來于豪亮的〈帛書《周易》〉(1984年)中也刊登了〈六十四卦〉的兩張書影(一下、五上)。¹²這三張照片都與《帛書周易校讀》中全本的照片相同。而最完整的照片則刊載於傅舉有、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漢墓文物》(1992年)上,¹³一共收錄十二張照片。作者以「局部(1)上」、「局部(1)下」、「局部(2)上」、「局部(2)下」、……分別標注,其中「局部(1)上」即《帛書周易校讀·六十四卦》照片中的「一上」,「局部(1)下」即「一下」。這十二張照片上的文字內容和本全照片幾乎全同,但有幾張照片上,帛書局部的字跡已漫漶不清,不如全本清楚。如「局部(1)上」的右上上段卦畫部分(圖1)和「局部(5)上」的右上及左下部分(圖2),只要和本全照片加以比較即可判定優劣,因此就保存帛書原字跡這一點來看,全本無疑優於《馬王堆漢墓文物》上的照片。



其後陳松長編著《馬王堆帛書藝術》(1996年。以下簡稱《帛書藝術》),再次收錄〈六十四卦〉照片,包括彩色照片一張(三上)、黑白照片四張(三上、三下、六上、六下),其中黑白照片中並有數張局部放大照片。¹⁴而這幾張照片上的文字內容和《馬王堆漢墓文物》所收錄者全同,但有幾張照片確定不是同一張,如所收三上與六下兩張照片,三上中間最下方的帛絮在局部(3)上可見,在三上中就看不到(圖3);六下最下方兩張照片中的帛書邊緣的殘絮也不一樣,亦異於全本(圖4)。六下照片由於全本的墨色較淡,所以有不少字在《帛書藝術》中不易辨

¹¹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7期。圖版壹。

¹² 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3期。圖版壹、圖版貳,頁16與17間。

¹³ 陳松長提到「帛書《易傳·繫辭》自從1973年出土以來,雖間有學者對其進行過不同程度的介紹和研究,但由於種種原因,其全文和圖版遲遲未能與學人見面。時值馬王堆漢墓挖掘出土二十周年之際,為迎接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召開,筆者和傅舉有先生合作編撰出版了《馬王堆漢墓文物》一書。當時的初衷乃是集中匯萃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精品,給學術界提供一份詳實而形象的研究材料,同時有選擇地刊出一批尚未發表的新材料。考慮到帛書《易經》、《易傳·繫辭》在學術界,特別是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故第一次選刊了帛書《易經》和《繫辭》的全部圖版。」見氏著〈帛書《繫辭》初探〉,《簡帛研究文稿》,頁83。圖版見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頁106-117。

¹⁴ 其中三上有八張局部放大照片,三下有五張,六上有三張,六下有有三張。陳松長:《馬王堆帛書藝術》,頁190-212。

識的，在全本中都可識出。如：82 下〈巽〉九三爻辭「（編，頻）（筭，巽）閭（吝）」，在《帛書藝術》中因墨跡過濃，字畫暈染不清，又缺少放大照片及釋文而無法辨識，但在全本中就很容易識出，因此全本照片仍優於《帛書藝術》本。



由於《馬王堆漢墓文物》和《帛書藝術》中所附〈六十四卦〉照片在文字內容上和全本全同，因此以下的討論就將這三份不同出處的照片視作一系，而以全本為代表。

三、帛書《周易》經文照片的校正

《帛書周易校讀》所附〈六十四卦〉照片除了全本外，還有一套帶有批注及拼貼碎帛痕跡的縮小照片，這其中還有些因折疊而暈染的反文字樣，為與前述不同來源的照片。根據其上黏貼的殘帛與批注文字，推測是張政烺用以校訂帛書《周易》文字的照片。

《帛書周易校讀》所載〈六十四卦〉照片有十二張，每一張上的文字都依朱欄方向直下左行書寫，依整理者對每一行文字的編號，六十四卦部分共編了 186 個號碼，分別是 1 上、1 下、2 上、2 下……93 上、93 下。若將全本與批注本的文字加以比較，可發現些許差異，以下分別言之。

（一）一上照片

一上照片中 13 上的上半〈損〉卦辭「有復」兩字及 14 上的上半〈損〉六五爻辭「回元吉」處原帛殘缺，全本補上一殘帛，內容疑為「有復」兩字的左側筆畫和一未識的「」字（圖 5）。然批注本不見貼有此殘帛，可能因「」不似「吉」，故不為所採。不貼上該殘帛是正確的，其未識字實非所缺字。然最早公布的〈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附圖上亦見貼有此殘帛。而批注本在此張照片左側空白處貼有二塊反文殘帛，一塊為「我初□」反文，另一塊不明（圖 6.1），張政烺曾於一上照片空白處附注前一為「我初筮」反文，後一為「損有復·元吉尙」（後三字隔行書寫）反文，推測是折疊後原帛文字映壓在另一面帛上所造成的反文，並嘗試補入。然而根據帛書的折疊方式，13 上和 14 上行的反文約映在 115 上到 117 上行的上半之間，然批注本在 115 上到 117 上行所在的八上圖版該處，張政烺已拼上一大片殘帛，證明所可能出現反文處並無碎帛殘脫，故這個推測並不正確。今所見全本亦未補入（圖 6.2）。

(二) 一下照片

一下照片中的 15 下〈蒙〉六三爻辭，全本照片中「六三」兩字下逕接「夫不有𠄎」（「躬」殘文），與通行本〈蒙〉六三爻辭對照，發現內容少了「勿用取女，見金」字樣（通行本〈蒙〉六三爻辭為「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且在「夫不有𠄎」殘帛約二字左右的空格後面下接「□□六五童□」殘帛，與通行本對照後，知缺文是「蒙吝，六五童蒙」。然全本不僅誤將「夫不有𠄎」直接拼貼於「六三」下，沒保留「勿用取女見金」字數的空格，又沒有保留六三爻辭「无攸利」和六四爻辭首句（「六四困」）字數的空間，而逕貼上六五爻辭的殘文。

批注本在「六三」字樣下方依序貼有「用取」、「夫不有𠄎」、「□利」、「□□六五童□」，且預留適當空格，相較而下，優於全本（圖 7）。

(三) 二上照片

此照片中批注本將所有卦的上卦卦畫裁去，使得每一卦都缺少上卦卦畫，而全本和批注本相較後可發現，批注本在照片上補貼了五張殘帛，分別是 17 上〈賁〉卦辭「有攸往」、20 上〈蠱〉的下卦卦畫及「箇（蠱）」字樣、22 上〈需〉九三爻辭的「三」字樣及 23 上〈比〉六二爻辭的「比之」殘文、23 上〈比〉初六爻辭「或（有）池（它）吉」與 24 上〈蹇〉六二爻辭「匪今之故」，「之故」兩字的右側、25 上〈節〉六三爻辭「咎」與 26 上〈既〉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的「宗伐鬼」三字的左半。而全本照片只貼上「或（有）池（它）吉」一塊殘片，並將位置錯貼至 25 上〈節〉六三爻辭的位置，導致殘片文字與〈節〉爻辭不合，易令人誤以為此「之故」兩字的右側殘文，可與 26 上〈既〉九三的「高宗」兩字左側殘文相合（圖 8）。¹⁵

(四) 二下照片

此照片的全本與批注本相較，可發現後者在 20 下與 21 下的上段部分補了一片殘帛，正好補足了 20 下〈蠱〉九三爻辭「幹父之蠱」的「父之」兩字左側殘文與 21 下〈坎〉六四爻辭「樽酒簋贰用缶」的「酒巧（簋）」兩字的右側殘文。以及 22 下行的上段部分，〈需〉九三爻辭「需于泥」的「需」字與「于」字的上半


¹⁵ 此圖又見陳松長：〈從湖南出土簡帛看秦漢之際的隸書風貌〉，《簡帛研究文稿》，頁 422，圖八。

殘文(圖 9),和 18 下的下半部分〈頤〉六五爻辭「居貞吉」三字殘文並 17 下〈賁〉上九爻辭「白賁无咎」的「咎」字的「各」旁。

(五) 三上照片

此照片批注本上段各卦的卦畫同樣被裁去上卦。全本與批注本相較下發現,後者多了 45 上的上半段〈坤〉六五爻辭「六五黃裳」的「五」字及「黃」字右側殘文。

(六) 三下照片

將全本與批注本對較發現,後者多了 46 下的下半段〈泰〉六四爻辭「不富以其鄰」的「不富」二字殘帛。而 41 下的上半〈豐〉六二爻辭「往得疑疾」的「疑」字的右旁「子」,批注本貼於 41 下行的正上方位置,而全本則錯貼於 40 下行的正上方,偏離了一行。此外全本在 39 下的上段〈解〉六三爻辭「負且乘」的「負」字上端補上「」字殘帛,然據通行本該位置當為「六三」二字,故此亦誤貼(圖 10)。46 下段〈泰〉九三爻辭的「其復(孚)于」殘文,全本貼的位置比批校本為上,從缺文所佔空間來計算,以全本浮貼位置較合理。

(七) 四上照片

此照片中全本與批注本相較,可發現批注本於 51 上行及 52 上行的上中段部分補入一塊殘帛,正好補全了 51 上〈明夷〉初九爻辭「明夷于蜚(飛)」的「于」字下半及「蜚」字上半殘文,與 52 上〈明夷〉六五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中的「利」字(圖 11)。而全本比批注本多了二塊殘片,一塊在右上角相當於 49 上〈臨〉與 50 上〈師〉的卦辭開端部分(圖 12),一塊在 48 上〈謙〉初六爻辭「謙君」二字的左側,內容為「我初」的反文(圖 13),二處拼貼與上下文都不能通讀,當是誤貼。這二塊碎帛已見於前舉批注本一上照片,列於照片左側的空白處,而全本卻誤貼於此。

另 55 上行下部〈升〉九三爻辭「登虛邑」三字,全本未考慮缺字間隔,將殘帛貼的偏上,使的九二爻辭「利用濯(禴)无咎」後下接「登虛邑」,未預留「九三」兩字位置,不及批注本的位置適當。

(八) 四下照片

照片中批注本比全本多貼上了四張殘帛,分別是 48 下行上中段〈謙〉六五爻

辭「不富以」三字、57 下行上中段〈夬〉九二爻辭「勿血（恤）」及貼於 64 下行中段左側的「有復改命吉九五」及下段「豹便（變）小」殘帛，爲〈革〉九四及上六爻辭文字。

而批注本貼於 53 下行上段的〈復〉六三爻辭的「六三編（頻）復」殘帛，全本將之誤貼在 49 下〈臨〉六五爻辭末，上六爻辭前。

（九）五上照片

此張照片全本與批注本同，但在批注本中可見 65 上的空白處浮現有 63 上的反文（圖 14），78 上亦現有 50 上的反文（圖 15），可推測當初帛書折疊後，65 上和 63 上兩行被疊合在一起，即以 64 行爲折線將五上面與四上面相互對折而成。我們還可發現三上的 38 上有的 88 上的反文，40 上有 86 上的反文。根據張政烺所言，帛書〈六十四卦〉與〈二三子問〉抄寫在同一張帛上，一共有一百九十三行，此帛折疊是以第六十四行（革卦）爲中軸線，先卷首向尾部對折，又自折縫向左連折兩次，最後上下對折一次，尾部上下兩截成爲全卷的最外層。¹⁶因此四上、四下與五上、五下文字相對，三上、三下與六上、六下文字相對，二上、二下與七上、七下文字相對，一上、一下與八上、八下文字相對。今在批注本八下的 129 下左側的空白處，隱約還可見二下〈婦（否）〉的六三、九四、九五、尙九爻辭的文字反文，也可以爲證（圖 16）。

（十）五下照片

此張照片中，批注本在 70 下、71 下行的上中段有拼貼痕跡，但看不出補上何字。而全本在 70 下、71 下、73 下行的上半都貼補了殘文，分別爲：（以灰色部分表示拼貼的殘片）

70 下：人弗克 L 九四 □ 咎 L 尙九 □ 咎 L 六五

71 下：如貞吉 受 斤 潛 斧 □ 其王母 L 六三

73 下：彭无 心 不快 L 六五（圖 17）

全本在 70 下行上段〈大有〉九四爻辭位置貼了「咎 L 尙九」殘文，其中「九」字僅

¹⁶ 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張政烺文史論集》，頁 680。

存左半；在 71 下行上段〈晉〉六二爻辭「貞吉受」後面貼了「汧潛斧」，其中「斧」字缺右下半；在 73 下上中段〈旅〉卦九四爻辭「心不快」前貼了「彭无」殘片。

若與通行本比較可發現全本在 70 下、71 下、73 下這三處所貼上的殘字，位置都是錯誤的。70 下上段為〈大有〉卦爻辭，所缺文字為「九四」至「咎」間殘文，通行本九四爻辭為「九四匪其彭，无咎」，故當補缺文「匪其彭无」，而全本卻誤貼「咎 尗九」，這個「咎 尗九」殘帛當拼貼在 79 下〈噬嗑〉爻辭中段，「六五筮乾肉愚毒貞厲无 咎 尗九 荷校滅耳兕」中缺文（□）的位置，而為「六五筮乾肉愚毒貞厲无 咎 尗九 荷校滅耳兕」，而 79 下「荷」字前還留有「九」字的右半殘畫，正可與這個僅存左半殘畫的「九」字相拼合。

71 下上段為〈晉〉六二爻辭，所缺文字為「受」至「其」間殘文，通行本作「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故當補上殘文「茲介福于」。然全本誤貼上「汧潛斧」，而「斧」字缺右下半。這個「汧潛斧」殘帛當貼於 73 下〈旅〉九四爻辭內，批注本在 73 下〈旅〉九四爻辭「心不快」上文字全殘，對照通行本〈旅〉九四爻辭為「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故「汧潛斧」當貼於 73 下「心不快」之上，全本誤貼在 71 下的〈晉〉六二爻辭位置。

73 下上段的「彭无」殘帛則當改貼於 70 下九四爻辭的「咎」字之前。

（十一）六上照片

六上照片中，批注本卦畫部分有殘缺，所有卦的上卦卦畫均被裁去。而全本比批注本在 81 上、82 上、83 上上端的卦畫及卦名部分多拼補了一張殘帛，補上了 82 上的「一八八一八」，及 83 上的「八一八八一八」（圖 18）。然而這個拼貼也是錯誤的，82 上所抄錄者為〈巽〉，〈巽〉的卦畫為「一一八一八」。而「巽」字在〈六十四卦〉中的寫法，可從同行九二爻辭所抄錄的卦名作「巽」（筭，巽）得知其乃借「筭」為「巽」，然而殘帛補上的文字卻作「𪔐」（箇，蠱）；又 83 上所抄錄者為〈巽〉上九爻辭，其文字並非一卦之始，根據帛書〈六十四卦〉抄錄的體例，每卦文字抄畢後留白，重起一行，知其上不當有卦畫，然殘帛卻在 83 上補上了「八一八八一八」卦畫，可知其誤。然六上這張殘帛位置貼錯的照片同樣被收錄在《帛書藝術》中（206 頁），可見此張照片流傳之久。¹⁷這塊錯拼的殘帛當貼於二上 20 上（〈蠱〉，一八八一八）、21 上（〈坎〉，八一八八一八）的位置，今

¹⁷ 亦收入陳松長：《簡帛研究文稿》書前彩圖七「帛書《周易》（局部）」。

批注本已將此殘帛拼貼在正確位置，但因批注本將上卦卦畫裁去，使得〈蠱〉及〈坎〉缺少上卦卦畫，因此這塊誤貼的殘帛也補足了〈蠱〉和〈坎〉的上卦殘畫。

（十二）六下照片

此張照片全本與批注本同，而批注本在 83 下上段部分隱約可見有三下 43 下「之差[貞]閨」三字的反文，可證三下文字在帛書折疊後與六下文字相對。

從以上的對照看來，批注本優於全本的地方在於能貼補上正確的殘帛、更正錯帛位置與預留適當缺文空間，而批注本由於某些地方殘留有折疊後的反文字跡，更可利用來確定帛書折疊時的相對位置。以上這些與原帛剝離的殘帛，是否一出土時即已殘脫？若根據整理者最早公布的釋文——〈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以下簡稱〈釋文〉）來看，¹⁸整理者作釋文時這些殘帛應該都還未剝落。以下將〈釋文〉與全本照片上文字缺漏有異者加以對照（原〈釋文〉以□標出殘字或筆畫不易辨認之字；以〔〕表示帛已缺損，計算位置按通行本補入之字；以（）注出假借字、異體字之本字；以〈〉表示改正明顯的誤字），文中灰色部分是全本殘字的地方。

1. 一上

13 上：「損，有復（孚）。元吉，無（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巧（簋）可用芳（享）。初九，巳事端（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正（征）」

14 上：「回（違），元吉。尙（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有攸往。得僕无家」

根據〈釋文〉，說明當初 13 上半〈損〉卦辭「有復」及 14 上〈損〉六五爻辭「回元吉」皆未缺。然若比較〈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所附的一上照片，卻發現當時 13 上的「損」字已殘左半，「有復」二字亦殘，而所補的殘帛內容為「有復」的左側殘筆及相對於「吉」字位置的「☱」（圖 19），此碎帛為誤貼，前已言及。然〈釋文〉對這些字都未作缺字處理，原因不知是根據此誤貼的殘帛，而不以為缺字；還是整理者作釋文時，此處尚完整，已不可知。

2. 一下

15 下：閨。九二，枹（包）蒙吉，入（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

¹⁸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3月）。

見金]夫，不有龜(躬)，无攸利。[六四，困]蒙，闡(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

說明整理者作〈釋文〉時，15下中「勿用取」、「无攸利」皆存。

3. 二上

17上：[繫(賁)，亨，小利]有攸往。[初九，繫(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繫(賁)其[須]。九三繫(賁)茹(如)濡茹(如)，永貞吉。六四，繫(賁)茹(如)蕃(蹇)

20上：箇(蠱)[元]吉，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初六，榦父之箇(蠱)，有子巧(考)，无咎，厲終吉。[九二]，榦母之箇(蠱)，不

22上：濡(需)有復(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初九，濡(需)于菱(郊)，利用恆，无咎。九二，濡(需)于沙，少(小)有言，冬吉。九三

23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兇。初六，有復(孚)，比之，无咎。有復(孚)盈缶，冬(終)來或(有)池(它)吉。六二比之

24上：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初六，往蹇來輿(譽)。六二，王僕蹇蹇，非[今]之故。[九三往]

25上：節，亨。枯(苦)節，不可貞。初九，不出戶牖，无咎。九二，不出門廷，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

26上：既濟，亨。小利貞。初吉，冬(終)乳(亂)。初六(九)，拙(曳)其綸(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亡(喪)其發(莠)，勿遂(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

對照〈釋文〉或可發現批注本補的17上〈賁〉卦辭「有攸往」、20上〈蠱〉卦名「箇(蠱)」、22上〈需〉九三爻辭的「三」及23上〈比〉六二爻辭的「比之」殘文、23上〈比〉初六爻辭「或(有)池(它)吉」與24上〈蹇〉六二爻辭的「之故」兩字的右側、25上〈節〉六三爻辭「咎」與26上〈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的「宗伐鬼」三字皆未殘。

4. 二下

20下：可貞。九三，榦父之箇(蠱)，少(小)有悔，无大咎。六四，浴(裕)父之箇(蠱)，往見闡(吝)。六五，榦父之箇(蠱)，用輿(譽)。尙(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德，兇。

21下：閻(窩)[勿用]。六四奠(樽)酒巧(簋)跡(貳)，用缶，人(入)葯(約)自牖，終无咎。九五，贛(坎)不盈，塹(堤)既平，无咎。尙(上)六，

系（係）用諱（徽）纆（纆），親（賓）之于總（叢）勒（棘），三歲弗得，兇

22 下：襦（需）于泥，致寇至。六四，襦（需）于血，出自穴。六（九）五，襦（需）于酒食，貞吉。尙（上）六，人（入）于穴，有不楚（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18 下：拂（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眈（眈）其容（欲）笛（逐）笛（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17 下：茹（如）白馬翰（翰）茹（如），非寇閩（婚）詬（媾）。六五，繫（賁）于〔丘園，束〕白（帛）芟芟，閩（吝），終〔吉。尙（上）九，白賁，无〕咎

對照〈釋文〉可知批注本所補者，如 20 下〈蠱〉九三爻辭「父之」左側殘文與 21 下〈坎〉六四爻辭「酒巧（簋）」兩字的右側殘文及 22 下的「需于」及 18 下〈頤〉六五爻辭「居貞吉」三字殘文並 17 下〈賁〉上九爻辭「白賁无咎」的「咎」字的「各」旁，當時皆未殘。

5. 三上

原〈釋文〉45 上〈坤〉六五爻辭「六五黃裳」的「五」字及「黃」字未殘。

6. 三下

46 下：中行。九三无平不波（陂），无往不復，根（艱）〔貞，无咎。勿恤〕其復（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

41 下：疑〔疾〕有復（孚）沍（發）若。九三，豐其蔀（沛），日中見芑（沫）折其右弓（肱），无咎。九四豐其剖（蔀）日中見斗，禺（遇）其夷主，吉。六

原〈釋文〉46 下的「不富以」及 41 下的「往得疑疾」的「疑」字原皆未缺。

7. 四上

48 上：〔嗛（謙）亨君〕子有終。初六，嗛（謙）嗛（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嗛（謙），貞吉。九三，勞嗛（謙）君子有終，吉。六

49 上：〔林（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初九，禁（咸）林（臨），貞吉。九二，禁（咸）林（臨），吉，无不利。六三，甘林（臨），无攸利，既憂

50 上：〔師貞丈〕人吉，无咎。初六，師出以律，不（否）臧兇。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湯（錫）命。六三，師或與（輿）屍（尸），兇。六四

51 上：明夷，利根（艱）貞。初九，明夷于蜚（飛），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于左

52 上：門廷（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尙六，不明海（晦），初登于

天，後人〈入〉于地

55 上：登（升），元亨。利見大人，勿血（恤）。南正（征），吉。初六，允登（升）大吉。九二復（孚）乃利用濯（禴），无咎〔九三〕，登虛邑。六四

據〈釋文〉內容，批注本所補的 51 上〈明夷〉的「明夷于蜚（飛）」的「于」字下半及「蜚」字上半殘文，與 52 上〈明夷〉六五爻辭的「利」字當時未殘。而 48 上、49 上、50 上的開端部分已殘。55 上〈升〉九三爻辭的「九三」二字已殘，造成全本拼貼時，將「登虛邑」三字貼的太上面。

8. 四下

48 下：四无不利譎（撝）謙（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尙（上）六，鳴〔謙（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53 下：休復，〔吉〕六三，編（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尙（上）六，迷復，咎。有茲（災）省（眚），用行師，終有

57 下：惕（惕）號，夢（暮）夜有戎，勿血（恤）。〔九〕三，牀（壯）于頰（頰），有凶。君子缺（夬）缺（夬）獨行，愚（遇）雨如濡。有温（愠）无咎。九四，振（臀）无膚，其行

64 下：〔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復（孚）。九四，悔〔亡〕有復（孚）莛（改）命，吉。九五，大人虎便（變），未占有復（孚）。尙（上）六，君子豹便（變）小人勒（革）

據〈釋文〉，48 下〈謙〉六五爻辭的「不富以」、57 下〈夬〉九二爻辭「勿血（恤）」、64 下的「有復改命吉九五」及「豹便（變）小」與 53 下的「六三編（頻）復」當時皆未殘。

9. 五下

70 下：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五，闕（厥）復（孚）交如，委（威）如，終吉。尙九，自天右（祐）之，吉，无不利

71 下：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眾允，悔亡。九四，潛（晉）如豕（鼯）鼠，貞厲。六五，悔亡，矢得勿血（恤）

73 下：〔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潛（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冬（終）以舉（譽）命。尙（上）九，烏焚（焚）其巢，¹⁹旅人先笑後孺（號）桃（咷），亡（喪）

¹⁹ 「烏」字圖版作「𪇑」，當隸作「歟」。

79 下：得金矢，根（艱）貞吉。六五，筮（噬）乾肉，愚（遇）毒，貞厲，无咎。尙（上）九，荷（何）校滅耳，兇

從〈釋文〉內容知全本所補的 70 下「咎 尙九」殘帛，該處原只缺「匪其」二字，後來「彭无」二字亦缺，而全本遂於其處誤補「咎 尙九」。71 下全本補「亓潛斧」處，原缺「茲介福于」四字，而全本誤補。73 下全本補「彭无」處，該處原缺「我」一字，今「我」以上文字全缺，而全本誤補「彭无」。

10. 六上

82 上：[筮（巽），小] 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初六，進內（退），利武人之貞。九二，筮（巽）在牀下，用使（史）巫，忿（紛）若，吉，无咎。九三

〈釋文〉82 上的「筮，小」二字原已殘，全本誤貼了當貼於 20 上的「箇」字殘帛。

從以上最早公布的釋文來對照今日所見的帛書照片，發現有很多地方是〈釋文〉未見缺字，而今所見照片已殘的例子，說明帛書保存不易，在整理者初步釋讀之後，仍不斷地有殘帛剝離。而全本照片內容中所呈現的，應該是整理者釋讀後，嘗試將剝離的殘帛再次復原的結果，但錯貼之處不少，在批注本中張政烺都曾試著加以更正。然而〈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中所公布的照片，照理來說當是最初的照片，今與〈釋文〉相校，但發現〈釋文〉未殘，而簡報照片文字卻已殘，這不知是釋文之誤，還是照片所攝非帛書出土時最初樣貌，若是後者，我們似乎可以說，在今日已無法再見到與〈釋文〉可以相配合的照片了。下面根據反文現象，將帛書折疊後的行列對應關係表列如下。

〈六十四卦〉反文對應位置如下：（塗灰色者為有反文對應行）

四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五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折

三	...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
六	...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

一	3	2	1
八	129		

四、帛書《周易》卦名與其它出土《周易》卦名的比較

帛書《周易》經文部分因六十四卦的卦名俱見，相較於上博藏楚竹書《周易》與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及江陵王家台秦簡《周易》的殘缺，更適合用來與通行本《周易》卦名對照以見其通假用字。帛書《周易》中除了〈六十四卦〉經文部分載有卦名外，在〈繫辭〉、〈二三子問〉、〈易之義〉中亦見引卦名，故以下先將所有卦名羅列於下：²⁰（依上博楚竹書《周易》、帛書《六十四卦》、帛書《周易·易傳》、阜陽漢簡《周易》、王家台秦簡《周易》、王弼本《周易》的順序。空格為缺文）

上博周易				尫		訟	市	比			
六十四卦	鍵	川	屯	蒙	孺	訟	師	比	少藪	禮	泰
二三子問	鍵		屯				師	比		履	柰
帛書繫辭	鍵	川									
易之義	鍵	川	肫	蒙	孺	容	師	比	小蓄	履	泰 ²¹
阜陽周易			肫	蒙			市	比		履	
秦簡歸藏	天目		肫			訟	師	比	少督	履	柰
通行本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表 1)

²⁰ 于豪亮也曾將〈六十四卦〉卦名與〈二三子問〉、帛書〈繫辭〉、漢石經、通行本《周易》的卦名加以比較，見〈帛書《周易》〉，頁16。然其將〈易之義〉視為〈繫辭〉下篇。而王明欽的〈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則比較了帛書《周易》、秦簡《歸藏》、傳本《歸藏》、今本《周易》的卦名用字。收錄於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33。此外胡平生（《阜陽漢簡·周易》概述），收錄於李學勤、謝桂華編：《簡帛研究》第三輯）、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等人也都曾作過類似工作，可參見。

²¹ 帛書作「益」，廖名春、趙建偉以其為「泰」之誤。廖名春：《帛書《周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00。而泰卦一名，秦簡《歸藏》作「柰」，「柰」為「崇」，「崇」乃從「柰」訛變而來，見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63、65。而林澐早已指出甲骨文中的「柰」即後世的「崇」。見〈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21。

上博周易				羸			盅				
六十四卦	婦	同人	大有	謙	餘	隋	箇	林	觀	筮口	繫
二三子問		同人		謙謙	予				觀		
帛書繫辭			大有		余	隋				筮蓋	
易之義	婦		大有	謙	余	隋		林	觀	筮闈	
阜陽周易		同人	大有		豫	隋			觀	筮匣	賁
秦簡歸藏	否	同人	右	陵	介		夜	臨	灌	筮	
通行本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表 2)

上博周易		復	亡忘	大	頤				欽	恆	豚
六十四卦	剝 ²²	復	无孟	泰蓄	頤	泰過	贛	羅	欽	恆	掾
二三子問		覆									
帛書繫辭						大過		羅			
易之義	剝	復	无孟	大蓄		大過				恆	
阜陽周易	僕		无亡		頤			離			椽
秦簡歸藏		復	毋亡		亦	大過	勞	麗	咸	恆 ²³	遂
通行本	剝	復	無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咸	恆	遯

(表 3)

上博周易					睽	訃	解			夬	敏
六十四卦	泰壯	潛	明夷	家人	乖	蹇	解	損	益	夬	狗
二三子問			明夷			蹇		損			
帛書繫辭	大莊				誦				益		
易之義	大牀			家人				損	益		均句
阜陽周易						蹇					
秦簡歸藏	大壯	薈	明夷	散	睽			損		夬 ²⁴	
通行本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表 4)

²² 原字形作「剝」，為「剝」與「剝」相混的結果。陳劍：〈金文「象」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69

²³ 秦簡歸藏作「恒我」（姮娥），王輝以為「『恒我』，我字殆衍，傳本及帛書皆作『恒』」。〈王家台秦簡《歸藏》校釋（28則）〉，《江漢考古》2003年1期，頁80。

²⁴ 王輝以為「夬」不見於字書，疑為「夬」之訛。《正字通》：「夬同夬。」上古音夬、夬俱月部見紐，二字雙聲疊韻，或可通用。〈王家台秦簡《歸藏》校釋（28則）〉，《江漢考古》2003年1期，頁80。

上博周易			困	莪	革			艮	漸		豐
六十四卦	卒	登	困	井	勒	鼎	辰	根	漸	歸妹	豐
二三子問			困			鼎		根		歸妹	豐
帛書繫辭											
易之義			困	井		鼎		謹		歸妹	豐艷
阜陽周易				井							
秦簡歸藏	卒	升	困	井		鼎			漸	歸妹	豐
通行本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表 5)

上博周易	遊						□隹	既淒	未淒		
六十四卦	旅	筭	奪	渙	節	中復	少過	既濟	未濟		
二三子問				渙		中覆					
帛書繫辭				奂			少過				
易之義				渙				既濟			
阜陽周易											
秦簡歸藏	旅		兌	渙	節	中絕 ²⁵	大過	蠱			
通行本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表 6)

其中楚簡《周易》在每卦首簡卦名位置處只出現廿五個卦名，其餘殘缺。而有八個卦名可根據爻辭內容補出；阜陽漢簡《周易》整理後只見十九個卦名，王家台秦簡《歸藏》則見有四十九個卦名。這些目前可見的卦名中，簡帛及通行本用字完全一致者（包括同一字的古今字、異體字），有「師」、「比」、「同人」、「隨」、「恆」、「明夷」、「損」、「益」、「井」、「漸」、「歸妹」、「豐」、「旅」、「節」。有些用字的相通是基於相同聲符者，如：屯（「肫」）、觀（「灌」）、復（「覆」）、晉（「潛」「菁」）、解（「解」）、萃（「」「卒」）、震（「辰」）、需（「襦」「孺」）、大壯（「大莊」「大牀」）、謙（「壘」「嘽」「濂」）、噬嗑（「筮蓋」）、無妄（「亡忘」「无亡」「毋亡」）、大畜（「大蓄」）、乖（「誨」）、蹇（「蹇」）、²⁶敬（「狗」「均」「句」）、艮（「根」）、渙（「奂」）、

²⁵ 王明欽作「艷」。王輝作「絕」，以為字不見字書，但從包聲之字多與孚通用。〈王家台秦簡《歸藏》校釋（28則）〉，頁83。

²⁶ 「蹇」見《說文·二篇下·足部》「跛也，從足寒省聲。」「蹇」見《說文·二篇上·走部》「走貌。從走，寒省聲。」〔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

中復（「中覆」）、小過（「少過」）、既濟（「既齋」）。

而「遯」又作「豚」、「掾」、「椽」、「遂」也屬於這一類，「遯」作「豚」乃以所從聲符來表示，而作「掾」「椽」「遂」的原因在於秦漢文字中從「豕」之字常可寫成從「豕」，所以上舉從「豕」的諸字，都可看成是「豕」之字。「豚」字或體作「豚」，相應地「遯」字或體作「遯」，「遯」又可省作「遂」，故「掾」「椽」都可視為從「豚」字異體「豚」省聲的字。²⁷

有些卦名的通用是義近而通者，如「大過」與「泰過」、「大畜」與「泰蓄」、「大壯」與「泰壯」、「登」與「升」。²⁸「鼎」卦名一名秦簡《歸藏》作「鼎」，兩者皆鼎屬得相通。而通行本「革」卦，〈六十四卦〉作「勒」，「革」為來母職部字，「勒」為見母職部字，聲異韻同，但來、見兩母在漢代文獻中多見相通。²⁹且「革」「勒」二字相通又見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唐勒賦〉，篇名正作「唐革」。³⁰說明借「革」為「勒」為漢初文獻中常見的通假用法。

（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84、65。

²⁷ 陳劍以為「掾」所從的「豕」為「豕」，此「掾」來源於「豚」字異體「豚」，故應分析為從手豚（豚）省聲。見氏著〈金文「豕」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頁259、268。

²⁸ 「大」「泰」通用例可參〈曹沫之陳〉簡8「有大道安（焉），必共（恭）僉（儉）以得之，而喬（驕）大（泰）以失之」。又「登」與「升」音義皆近，〈睽〉六五爻辭通行本作「厥宗噬膚」，在上博《周易》中作「陞宗𠄎肤」（簡33），帛書《周易》作「登宗筮膚」（75下），「陞（升）」、「登」義近，故王輝在帛書發表後曾指出當以「登宗」為是。見氏著〈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校讀札記〉，《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86。又收錄於王輝：《一粟集》（台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頁690。今竹書《周易》又作「陞」，更可證明。而何琳儀以為通行本的「厥（昏）」乃與「升」字形誤而來。見氏著〈滄簡《周易》選釋〉，收錄於劉大鈞主編：《簡帛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8。

²⁹ 本文標注的上古音完全根據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其敘例說到「《音表》以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修訂本）上冊的上古音系及擬音為基礎，參照郭錫良先生的《漢字古音手冊》，個別擬音稍作修改。」漢代出土文獻中，見母與來母的通假例，如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195上），甲本（44）及今本《老子》五十八章「兼」作「廉」（今本為「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其中「兼」為見母談韻，「廉」為來母談韻。

³⁰ 認定是唐勒賦乃因簡184背面上端有「唐革」二字篇題。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4。羅福頤指出其內容即班志所稱《唐勒賦》四篇之一，見氏著〈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8。

而有一些卦名的通假用例是本字與借字之間沒有共同聲符的一類，這一類的通假用例，與書手沿襲底本用字有很大的關係，即當書手轉抄一篇較經典的古本文獻，或轉引某些古書中的句子時，通常會沿襲底本用字而不加以更動。今日出土的楚地文書簡中，有些篇章其行文中基本上使用「於」字，但遇到引古書時，就改用「于」字，如〈緇衣〉、〈五行〉中遇到引《詩經》、《尚書》句子時，就會改用「于」。而上博《周易》全文只用「于」字，不用「於」字，更可用這種理由來解釋。³¹即書手抄寫一個較權威的古書文本時，會儘量保留古書用字的原貌，而若古書當中用的是一個通假字時，其通常也會根據原文加以抄錄。而這些古書上的通假用法，有時與書手個人的通假用字習慣或書手活動時代的常見通假用例不同，因此就會出現很多罕見於同一批材料或者同一時段的通假用例，而我們正可透過這些非書手習慣的通假用例來推論其產生的可能原因。因此以下主要針對本字與借字間沒有聲符關係的通假用例加以討論。在卦名部分，分為竹書《周易》與通行本《周易》卦名的通假用例與帛書《周易》與通行本《周易》卦名的通假用例來看。

（一）竹書《周易》與通行本《周易》卦名的通假用例

上博竹書《周易》卦名與通行本比較後，不同用字有（以下前者為簡本卦名，後者為通行本卦名）：「需」與「需」、「姤」與「豫」、「大畜」與「大畜」、「欽」與「咸」、「訐」與「蹇」、「敏」與「姤」、「渙」與「渙」、「尫」與「蒙」、「小隼」與「小過」、「既濟」與「既濟」、「未濟」與「未濟」。其中「需」字下半從子而上半不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隸作「從子從而省」字，以為即「孺」，在簡文中讀為「需」。³²然字上半所從實非「而」字，且「需」字楚簡多見，與此偏旁亦形遠。又有主張上半所從是「包」、「夨」、「司」者，³³因在字形上皆有出入，且與「需」的古音亦不能全同，故仍暫依形定。「需」即「余」，「需」字「從土竺聲」，「需」字「從睿從爰從収」，「需」即「淒」。竹書《周易》卦名借「需」為「需」、

³¹ 風儀誠：〈戰國兩漢「于」、「於」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3。

³²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38。

³³ 廖名春以為從「包」讀為「俟」，俟、需音近；徐在國以為從「夨」，讀為「粟」，粟、需古字通；何琳儀、季旭昇等以為從「司」為「嗣」古文，嗣、需音近。見陳仁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綜述〉，《周易研究》2005年2期。

借「𩇛」爲「畜」、借「欽」爲「咸」、借「訃」爲「蹇」、借「𩇛」爲「渙」在目前可見的楚簡通假用例中都屬罕見用例。³⁴

上舉罕見通假用例中，有些字在卦名中用借字，在爻辭中卻不用借字，如「需」卦名借「𩇛」字爲之，然通行本〈既濟〉六四爻辭「繻有衣袽」及上六爻辭「濡其首」的「繻」「濡」二字，竹書都作「需」（簡 57）；「畜」字卦名借「𩇛」字爲之，然〈亡妄〉六二爻辭，竹書作「不畜之餘」（簡 20）、³⁵〈遯〉九三爻辭有「畜臣妾」，都見用「畜」本字者，說明「需」、「畜」在竹書中以用本字爲常。³⁶而「咸」卦名借「欽」字爲之，「欽」爲溪母侵部，「咸」爲匣母侵部，兩者韻同。然〈姤〉九五爻辭「以杞包瓜含章」的「含」（簡 41）竹書則借「欽」來表示，「欽」「含」都從「今」聲，借「欽」爲「含」屬本字與借字間有共同聲符的一類，卦名借「欽」爲「咸」，爻辭卻借「欽」爲「含」，爲同一文本中同一字的不同借用。然「咸」在楚簡中通常不用借字，其用例可見上博〈緇衣〉1、3 簡等，³⁷故借「欽」來表「咸」，實屬罕見。「訃」在〈鬼神之明〉有借爲「諫」者（「殺訃者𩇛（賊）百眚（姓）」簡 2 等），通假作「蹇」者，在楚簡中目前亦僅見於此。「訃」爲見母月部字，「諫」、「蹇」皆爲見母元部字，聲母同而韻部有陽入對轉的關係。「渙」卦名竹書借「從睿從爰從収」的「𩇛」字爲之，其中「睿」、「爰」皆表聲，³⁸「睿」爲餘母月部，「爰」

³⁴ 「借余為豫」見〈容成氏〉27、「借句為后」見〈孔子詩論〉6、「借尫為蒙」見〈窮達以時〉3、「借化為過」見〈三德〉5、「借妻為齊」見〈曹沫之陳〉43。參拙作〈從楚簡的通假用字習慣來看《上博·周易》抄本的特殊性〉，收錄於汪中文主編：《第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175。尫、蒙互用又見《詩·邶風·旄丘》「狐裘蒙戎」，《左傳·僖公五年》晉士蒍賦詩作「狐裘尫茸」。

³⁵ 「不畜之餘」，帛書作「不畜餘」（八上）陳劍以為「畜」字被轉寫成了讀音相近的「蓄」，而「餘」也被誤讀作「畜」。見氏著〈上博竹書周易異文選釋〉，《文史》2006年4期。

³⁶ 「需」又見〈容成氏〉2，通讀為「濡」；「畜」又見〈民之父母〉14、〈內禮〉3、〈姤成家父〉4，都用為本字。

³⁷ 郭店〈緇衣〉1簡相當於上博〈緇衣〉1簡的「咸」字作「𩇛」，為其形近訛字，5簡相當於上博〈緇衣〉3簡「咸有一德」的「咸」，用本字。

³⁸ 「𩇛」字所從的「睿」、「爰」兩字都是聲符，然「睿」為餘母月部字，「爰」為匣母元部字，因其在簡文中通讀為「渙」（曉母元部），故將之視為從「爰」聲之字，不僅韻部相同，聲皆為牙音較佳。又見孟蓬生：《上博竹書〈周易〉的兩個雙聲符字》，簡帛研究網，2005年3月31日。

爲匣母元部，「渙」爲曉母元部字，元、月兩韻有陽入對轉關係。而《老子》十五章「渙兮若冰之將釋」的「渙」字，《郭店·老子》甲作「𩇛」（簡9），借從「袁」聲之字表「渙」，亦與此借「睿」或「爰」聲字不同。而在竹書〈恆卦〉初六及上六爻辭中從「睿」聲的「𩇛」（從睿從文）都對應通行本的「浚」（心母文部），³⁹說明借用「爰」或「睿」表示「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楚簡中亦屬罕見。

上舉這些卦名的罕見通假例，在《帛書·周易》中也見有相同者，如「咸」卦名，帛書亦作「欽」（61上），而秦簡〈歸藏〉及通行本則作「咸」。然〈臨〉卦初九及九二爻辭「咸臨」（49上），帛書〈六十四卦〉卻作「禁林」，一借「欽」爲「咸」，一借「禁」表「咸」，這種卦名與爻辭通假不一致的現象也同樣存在帛書〈六十四卦〉中。⁴⁰其或許也可以用書手根據底本所抄錄的理由來解釋，帛書〈六十四卦〉雖是漢文帝時的抄本，⁴¹但有些通假用字可能仍保留了更早底本以來的用法，而且〈六十四卦〉與上博〈周易〉都是楚地抄本，其間或許不無關係。

上博〈周易〉中反映出的楚文字用字特色如，「躬」作「躬」（簡1）、「食」作

³⁹ 這個從「睿」聲的字通「浚」，當視為從「睿」聲的「濬」（心母真部）與「浚」（心母文部）通的結果。「濬」字初文又見籀公盨，作「𩇛」，裘錫圭以為字從夂從川從〇（圓），與《說文·夂部》「𩇛」為一字異體，一從川一從谷。而金文所從的「圓」為加注的聲符。並以為「『濬』與『浚』為一字異體，古音學家或歸入真部或歸入文部。《說文·二上·口部》『𩇛』（即沿、鉛所從之𩇛）有古文作『容』，學者多以為『睿』與『容』為一字。『𩇛』乃元部字。與『濬』同從『睿』聲的『濬』，有異體作『濬』，亦屬元部。裘錫圭：〈籀公盨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6期。

⁴⁰ 〈容成氏〉37簡有「執兵欽暴」語，借「欽」為「禁」。又〈競公虐〉8「舉邦為欽」，楊澤生以為「欽」要讀為「禁」。見〈說《上博六·競公虐》中「欽」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學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7年7月20日。沈培：〈上博（六）字詞淺釋（七則）〉，《中國文字學報》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54。周波以為楚文字用「欽」表示「禁」。《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8年），頁26。如此看來帛書〈六十四卦〉卦名以「欽」為「咸」，而爻辭以「禁」為「咸」也可視為受楚地底本影響的證據。

⁴¹ 王輝以為「馬王堆三號墓墓主人為漢長沙丞相利蒼的兒子，墓中出土記事木牘表明，該墓下葬於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帛書的抄寫年代應在此前。帛書避漢高祖劉邦諱，帛書益卦六四：『利用為家遷國』，帛書未濟卦九四『三年有商（賞）于大國』，二國字虞翻說古本均作邦，帛書及今通行本作國，乃避劉邦諱。帛書不避漢文帝劉恒諱，恒卦逕書作恒。依此推斷，帛書的抄寫時間約在高后、惠帝之間。」見氏著〈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校讀記〉，《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頁281。

「飮」(簡5)、「失」作「避」(簡10)、「鄰」作「𡗗」(簡13)、衛作「𡗗」(簡22)、「輔」作「𡗗」(簡27)、「羞」作「𡗗」(簡28)、「飾」作「𡗗」(簡30)、「巷」作「𡗗」(簡32)、「噬」作「𡗗」(簡33)、「聞」作「𡗗」(簡38)、「谷」作「浴」(簡44)、「列」作「𡗗」(簡49)、「過」作「𡗗」(簡56)等，都是楚地文獻中常見的寫法。

上舉楚文字用字有些也見於帛書中，如通行本《周易·艮》卦辭「不獲其身」與六四爻辭「艮其身」的兩個「身」字，帛書分別作「身」(10上)與「𡗗」(10下)。而〈蒙〉六三爻辭的「𡗗」(15下)，通行本作「躬」(「不有躬」)，〈震〉上六爻辭的「𡗗」(32上)，通行本作「躬」(「震不于其躬」)，〈渙〉六三爻辭的「𡗗」(90上)，通行本作「躬」(「渙其躬」)。將這些例子相較後，知在帛書卦爻辭中「躬」字都當讀為「躬」或「身」(身、躬義同)，與楚文獻中「躬」作「躬」的用字現象同。然而在帛書《易傳》或馬王堆漢墓同出土的其他書籍中，「𡗗」都讀「窮」而不讀「躬」。如〈二三子問〉「下綸(淪) 𡗗深瀟之瀟(澗)而不沫」(94下)、〈繫辭〉「往來不 𡗗胃(謂)之迴」(23上)，及〈戰國縱橫家書〉165有「皆識秦之欲無躬(窮)也」。同樣出土於一座漢墓中的文獻，「𡗗」字卻有讀成「躬」與「窮」的不同。可見「𡗗」讀「身」或「躬」是〈六十四卦〉中保有戰國楚文字特點的證明。⁴²相同的例子還有〈艮〉六五爻辭的「𡗗」(10下)，通行本作「輔」(「艮其輔」、〈損〉卦辭「𡗗之用，二巧可用芳」(13上)，通行本作「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將「𡗗」(害)讀為「曷」⁴³，這二例都與楚文字常借從父聲之字表從甫聲之字，⁴⁴與借「害」(萬)為「曷」的用法相同。而〈鼎〉九二爻辭「我仇有疾」的「仇」，帛書作「𡗗」(80上)，字「從求從戈」，其寫法與郭店〈緇衣〉

⁴² 通行本〈蹇〉卦六二「匪躬之故」，竹書作「非今之古」(35簡)、〈六十四卦〉缺文，然依〈二三子問〉補作「非今之故」(100下)，通行本的「躬」，竹帛都作「今」，陳雄根以為「『匪躬之故』初或作『非今之故』，因『今』『躬』音近，今轉寫作『躬』」。見氏著《周易》零釋，收錄於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54。〈二三子問〉對此爻辭的解釋是「曰王臣蹇者，言其難也。夫唯智其難也，故重言之，以戒今也。君子智難而備之，則不難矣。」(100下)。

⁴³ 秦涼：《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周易》經文》(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年)，頁6。

⁴⁴ 上博簡中借從「父」聲字表從「甫」聲字，如「借𡗗為補」(性情論39)、「借𡗗為傳」(競建4)，參拙作〈上博楚簡一字通讀為多字例析〉，《第二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009年)，頁173。

「執我𠄎」(仇仇)(簡19)的「𠄎」，從𠄎從戈，是同一個來源。⁴⁵其次，「次」在楚文字中多借「齊」、「𠄎」或「妻」聲之字爲之；「且」多借「疋」聲字爲之。而〈夬〉卦九四爻辭通行本作「其行次且」，竹書作「行行縷疋」(簡38)，帛書作「行行鄰胥」(58上)，皆借「妻」聲字爲「次」；借「疋」聲字爲「且」，⁴⁶都證明帛書〈六十四卦〉保有楚文字寫本的特點。

又竹書中的「亡」、「喪」二字判然有別，而帛書中則借「亡」爲「喪」。楚簡中「喪」字作「𠄎」(〈民之父母〉11)，乃借「桑」爲之。有時「桑」還可減省，復加「亡」而成「𠄎」(〈周易〉44)形，甚者其所從的「桑」的省體也見有訛變成「中」，而作「𠄎」(〈周易〉38)形者。竹書〈周易〉中「喪」「亡」有別，故「𠄎羊悔亡」(簡38)、「亡𠄎亡得」(簡44)、「𠄎其僮僕」(簡53)，中的「𠄎」「𠄎」都要讀爲「喪」。而在帛書〈六十四卦〉中，通行本《周易·坤》卦辭「東北喪朋」、〈井〉卦辭「无喪无得」、〈震〉卦辭「不喪匕鬯」、〈既濟〉六二爻辭「婦喪其茀」的「喪」字，帛書都逕作「亡」，知帛書中借「亡」表「喪」。但有一處例外，〈夬〉九四爻辭帛書作「桑羊悔亡」(58上)，⁴⁷「桑羊」一詞與竹書作「𠄎(喪)羊」(簡38)同。然根據帛書的書寫習慣，此處當作「亡羊」，不作「桑羊」，如〈大壯〉六五爻辭通行本作「喪羊于易」，帛書就寫成「亡羊于易」(33下)。這個例外透露出〈夬〉九四爻辭依帛書書手的通假用字習慣本當寫作「亡羊」，但在〈夬〉卦九四爻辭中卻寫成了「桑」，這種借「桑」爲「喪」的寫法當來自於底本用字，書手在抄寫時根據底本逕加以抄錄，而這種用法也正是楚寫本的用字特色。

然也見有非楚文字用字特色者，如〈晉〉初六爻辭的「裕」(「裕无咎」)寫作「浴」(71上)，〈小畜〉九五爻辭的「鄰」(「富以其鄰」)寫作「鄰」(84下)，〈睽〉卦九二爻辭的「巷」(「遇主於巷」)寫作「巷」(75上)，都與楚簡中的用字不同。而竹書《周易》借「韋」爲「威」(11簡)，帛書則借「委」爲「威」(70下、91下)，也見兩種不同的通假習慣，都說明帛書〈六十四卦〉本與竹書《周易》不會是直接傳承的兩個抄本。

⁴⁵ 陳劍以爲「𠄎」字的左旁即從「𠄎」分化出來的一個字，而此字後來被「求」聲字兼併。〈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頁34。

⁴⁶ 帛書中有用「次」、「且」本字不用借字者，用「次」者見師卦六四爻辭(50下)、旅卦六二爻辭(73上)；「且」者，見坎卦六三爻辭(21上)。

⁴⁷ 原釋文隸作「牽」，范常喜以爲當爲「喪」，「喪羊」又見〈大壯〉六五爻辭「喪羊于易」。〈簡帛周易卦補說〉，《周易研究》2006年4期。

(二) 帛書《周易》與通行本《周易》卦名的通假用例

帛書〈六十四卦〉中的卦名與通行本比較後，排除掉有相同聲符及義近而通者，不同的有：「乾」作「鍵」、「坤」作「川」、「小畜」作「少孰」、「履」作「禮」、「否」作「婦」、「豫」作「餘」、「蠱」作「箇」、「臨」作「林」、「賁」作「繫」、「無妄」作「无孟」、「坎」作「贛」、「離」作「羅」、「咸」作「欽」、「睽」作「乖」、「姤」作「狗」、「巽」作「筭」、「兌」作「奪」、「中孚」作「中復」。⁴⁸其中「豫」作「餘」(竹書作「余」、「咸」作「欽」、「姤」作「狗」(竹書作「敏))與竹書《周易》相近。

帛書《周易》經文「少孰」一名，〈易之義〉作「小蓄」(50下)；「噬嗑」，經文「嗑」字缺文，然可依〈繫辭〉及〈易之義〉補，前者作「筮蓋」(34上)，後者作「噬闌」(55下)；〈艮〉一名，經文作「根」，〈易之義〉作「謹」(53下)。從這些例子可看出帛書《周易》經文與《易傳》的通假用字不同。雖經文「小畜」作「少孰」，但「大畜」卻作「泰蓄」，〈易之義〉作「大蓄」(52下)，說明可能是借「孰」為「畜」的用法與抄寫者的通假習慣不同，才會造成二處不統一。「大畜」竹書作「大𦉳」，借從竺聲之字為「畜」，「竺」為端母覺部，「畜」為透母覺部，兩者韻同且聲母發音部位同，而「孰」為禪母覺部，韻部亦同。楚簡中常見從竹聲之字(如竺、筮)⁴⁹與從孰聲者相通假，⁵⁰因此竹書的「借竺為畜」與帛書的「借孰為畜」，也可能是來自於楚文字的通假習慣。而「噬嗑」〈易之義〉作「噬闌」，阜陽漢簡《周易》作「筮匣」。「噬」與「筮」；「嗑」與「蓋」；「闌」與「匣」都是聲符相同的通假字，而〈易之義〉與阜陽漢簡《周易》皆以從甲聲字與從盍聲字相通假，「甲」「盍」兩聲通假例未見於楚簡，其很可能是漢初習慣的通假用法。

⁴⁸ 通行本卦名與帛書卦名相通假者，其上古音分別為：「乾」(群元)「鍵」(群元)、「禮」(來脂)「履」(來脂)、「否」(幫之)「婦」(並之)、「豫」(餘魚)「餘」(餘魚)、「蠱」(見魚)「箇」(見魚)、「臨」(來侵)「林」(來侵)、「賁」(幫文)「繫」(並元)、「妄」(明陽)「孟」(明陽)、「坎」(見談)「贛」(溪談)、「離」(來歌)「羅」(來歌)、「咸」(見侵)「欽」(溪侵)、「睽」(溪脂)「乖」(見微)、「姤」(見侯)「狗」(見侯)、「巽」(心元)「筭」(心元)、「兌」(定月)「奪」(定月)、「孚」(滂幽)「復」(並幽)。

⁴⁹ 「筮」從竹聲，《說文·五篇下·宮部》筮字，許慎言「從宮竹聲，讀若篤」。〔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232。

⁵⁰ 見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73。「竹字聲系」的「竺與孰」、「筮與孰」、「筮與熟」例子。

⁵¹相同用例又見於〈豫〉九四爻辭「勿疑，備甲讒」(34 下)，通行本作「勿疑，朋盍簪」，帛書的「甲」與通行本的「盍」字對應。其次，帛書的〈根(艮)〉卦〈易之義〉作「謹」，「根」在〈六十四卦〉中都通讀為「艱」(46 下、50 下、70 上、79 下)，「艱」是個雙聲字，「董」「艮」皆聲，「艮」、「根」、「艱」、「謹」都是見母文部字，《郭店·老子甲》「天道員員，各復其董」(簡 24)，竹書〈艮〉九三「艮其限」，通行本作「艮其限」(簡 48)，皆借董聲表艮聲。

其它值得注意的有「坤」作「川」、「離」作「麗」、「履」作「禮」、「坎」作「贛」、「巽」作「筭」。楚簡中的「順」字經常寫作「川」，如〈上博·緇衣〉「四或(國)川(順)之」(簡 7)、〈三德〉「是胃(謂)川(順)天之崇」(簡 1)、「智(知)天足以川(順)時」(簡 17)、「川(順)天(之時)」(簡 18)。在〈曹沫之陳〉中則寫成「訓」，見簡 30、51，亦為從川聲之字。而「坤」為溪母文部字，「順」為船母文部字，「川」為昌母文部字，三者韻部相同。「順」、「川」聲母發音部位同且皆屬章系字，「順」乃從川得聲之字。漢儒〈說卦〉傳說「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而〈六十四卦〉借「鍵」為「乾」，借「川(順)」為「坤」，正與〈說卦〉的說法不謀而合。這一點可能與漢儒好在本字與通假字間找出一套道理來申說有關，〈坤〉卦或許本借「川」為之，因〈坤〉代表與〈乾〉相對應的地、川、谷等卦象，然又因「川」可通讀為「順」，因此表「坤」的「川」被附加了「順」的意思，進而「坤」也有了「順」義。同樣的之所以借「鍵」為「乾」，也因借字「鍵」(健)必須與〈乾〉有某些意義上的關聯。而秦簡《歸藏》〈坤〉作「𠄎」，下半從頁，上半從「𠄎」，形似「川」，據形推測，其或許是個「順」的壞字，因「川」在楚文字中也見有作二縱畫者，如「𠄎」(從政甲 16)、「𠄎」(曹沫之陳 51)，所從的「川」都作二筆。楚文字除將「順」作「川」外，也借「麗」為「離」，與〈說卦〉所言同，如楚簡中常將「麗」寫成「鹿」，而將「鹿」通讀為「離」，見包山二號楚墓簡中楚先王「熊鹿」(簡 246)即「熊麗」。而〈容成氏〉「宗鹿族𦏧(殘)群」(簡 41)、〈融師有成氏〉「毀折鹿𦏧(殘)」(簡 6)中的「鹿」字，陳劍以為都當讀成「離」。⁵²也說明因為「麗(鹿)」有通假作「離」的用法，因此「離」被附加了「麗」

⁵¹ 《說文·二篇上·口部》：「嗑，多言也，從口盍聲，讀若甲。」指出從「盍」聲之字讀若「甲」。[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60。

⁵² 陳劍：〈楚簡「𠄎」字試解〉，《簡帛(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56。又見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頁57。

的意思。而〈六十四卦〉將〈離〉寫作「羅」的用法，亦見〈天子建州〉「必中青（情）以羅（羅）於勿（物）」（簡4），⁵³及銀雀山漢簡〈孫臏〉篇的通假用例，⁵⁴「羅」、「離」兩字皆來母歌部字，兩者通假的用法，從楚簡到漢簡中都可見。而借「禮」為「履」，除見於卦名外，〈坤〉初六「履霜堅冰至」（44下）、〈離〉初九「履錯然」的「履」（69上），〈六十四卦〉都作「禮」。但在《易傳》中則不僅卦名不用借字，卦爻辭也不用，如〈二三子問〉的〈坤〉初六作「履霜堅冰至」（111上）不作「禮霜堅冰至」，說明〈六十四卦〉借「禮」為「履」，而在《易傳》中一律改成本字。

借「坎」為「贛」也是楚簡中的常見用法，「坎」從「欠」聲（溪母談部），而楚簡「贛」字亦見寫作從「欠」者，如曾侯乙墓簡的「贛」作「𠂔」（𠂔）（43、133簡）或「𠂔」（161簡），而「欠」旁多訛成「𠂔」，故又有「𠂔」（67簡）異體。《說文·六篇下·貝部》「贛」字籀文作「𠂔」，正為「𠂔」。⁵⁵「贛」從「𠂔」聲，而「𠂔」又從「欠」聲，因此「坎」（溪談）可通「贛」（見東），⁵⁶故〈六十四卦〉將「坎」作「贛」。其用例又可見於〈用曰〉簡7及簡20。

「筭」字為「算」，《說文·五篇上·竹部》「筭，長六寸所以計麻數者，從竹弄」，同篇又見「算，數也。從竹具，讀若筭」。段注以為「筭為算之器，算為筭之用，二字音同而義別。」⁵⁷「筭」字又見《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不可卜筭為屋」（簡191貳），及《張家山漢簡》的「筭（算）數書」（簡6背）。「算」、「異」皆為心母元部字，音同故通。

其次通行本〈剝〉，〈六十四卦〉作「剝」，阜陽簡則作「僕」（簡112），借「僕」為「剝」也見於帛書〈旅〉六二爻辭中，通行本「得童僕貞」，帛書作「得童𠂔（剝）貞」（73上）⁵⁸，其也是漢人習慣的通假用法。

五、竹書與帛書《周易》卦爻辭的通假用法

上博竹書《周易》和帛書《周易》都有出現卦名與卦爻辭通假用字不一的現象，

⁵³ 陳劍：〈楚簡「𠂔」字試解〉，《簡帛（第四輯）》，頁138。

⁵⁴ 羅福頤：〈臨沂漢簡通假字表〉，《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頁67。

⁵⁵ 許慎著，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283。

⁵⁶ 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江漢考古》1984年2期，頁44。

⁵⁷ 許慎著，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200。

⁵⁸ 陳劍以為此字為剝（𠂔），是剝與剝相混的結果。《甲骨金文論集》，頁269。

⁵⁹其原因可能是卦名受限於底本用字的影響遠較卦爻辭為大。然卦爻辭的通假用字有時和同批出土或來源相同的材料比較，也會發現有罕見用例，⁶⁰這似乎也說明了這一類古書抄本的通假用字，受到底本的用字影響，遠大於其它性質的抄本。

下面對通行本與竹、帛用字有對應關係者加以討論。

1. 𠄎、攸

通行本《周易》「无攸利」、「有攸往」、「利有攸往」的「攸」字，竹書都作「𠄎」，帛書則與通行本同。⁶¹然竹書《周易》中亦見「攸」字，通行本〈頤〉六四爻辭「其欲逐逐」，竹書作「丌猶攸攸」（簡25）。⁶²知竹書不用「攸」字而借「𠄎」來表示，並非表示「攸」不是個常用字，「攸」在楚簡中是常見字，但在上博楚竹書中其通常借用來表示「修」與「條」（作「修」者多見，作「條」見〈容成氏〉40簡「鳴攸（條）」，⁶³因故借「𠄎」為「攸」，除了是底本用字外，可能也是楚簡中為避免誤讀而作。「借𠄎為攸」又見於上博〈緇衣〉的「朋友𠄎𠄎」（簡23，「𠄎𠄎」郭店簡作「𠄎𠄎」45簡），今本《禮記》廿一章作「朋友攸攝」，「𠄎」對讀「攸」，〈緇衣〉亦屬古書抄本一類，與《周易》借用的原因可能相近。

2. 卿、亨

通行本《周易》中「元亨利貞」的「亨」，竹書都作「卿」，帛書則與通行本

⁵⁹如上博竹書《周易》卦名「需」借「𠄎」表示，但通行本「繻有衣袽」（〈既濟〉六四）、「濡其首」（〈既濟〉上六）的「繻」「濡」皆作「需」、卦名「畜」借「𠄎」表示，但「不耕而獲，不畜之」（〈亡妄〉六二）及〈遯〉九三「畜臣妾」皆見「畜」字。帛書則如卦名作「夬」，卦辭則用「缺」（57下、58上）。而且帛書《周易》與《易傳》的通假用字差異更大。

⁶⁰如上博竹書《周易》卦爻辭中的「借由表逐」（22、32簡）、「借攸表逐」（25簡）、「借音（商）表惕」（4、38簡）都是罕見用例，其用法目前僅見於上博簡中。

⁶¹通行本〈益〉卦辭「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帛書作「利用攸往，利涉大川」（92上）。「用」字可能是誤字，在帛書中「利用攸往」僅此一見。

⁶²帛書此句作「元容笛笛」（18下），「借由為逐」又見竹書〈大畜〉「良馬由，利董貞」（簡22），通行本作「良馬逐，利艱貞」，而「容」字，竹書作「猶」，通行本作「欲」。「欲與猶」、「欲與容」在古書中都有異文的例子，可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谷字聲系」、「容字聲系」，頁333、11。

⁶³可參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攸字聲系」，頁47。又周波以為秦文字假「脩」表示「修」，楚文字用「攸」表示「修」，三晉文字亦用「攸」表「修」。《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頁106。

同。在帛書中因「亨」「享」形近，故〈乾〉卦辭「元亨利貞」(1 上)的「亨」，帛書就誤作「享」(𠄎)。但帛書中「享」字多借「芳」來表示，如通行本〈損〉卦辭「二簋可用享」，帛書作「二巧可用芳」(13 上)、〈益〉六二爻辭「王用享于帝」，帛書作「王用芳于帝」(92 下)，皆借「芳」為「享」。帛書〈困〉九五「利用芳祀」(63 上)，竹書(簡 43)及通行本《周易》都作「利用祭祀」，「享祀」、「祭祀」義通，故帛書的「芳祀」即「享祀」，文乃借「芳」表「享」。

「亨」「享」互訛的現象，在竹書中因「享」字作「亨」，且借「卿」來表「亨」，故不會出現。「亨」「享」為曉母陽部字，「芳」為滂母陽部字，兩者韻部相同，可通假。竹書〈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簡 17)，帛書作「王用芳于西山」(67 上)，合於借「芳」表「享」的用法，然通行本卻作「王用亨于西山」，通行本作「亨」與竹帛用法皆不同。〈大有〉九三「公用芳于天子」(70 上)，通行本作「公用亨于天子」。帛書這兩處的「芳」字，在通行本中都對應「亨」，而非「享」字。「亨」義為「亨通」，「享」義為「享祀」，竹書將「亨通」的「亨」寫作「卿」，而將「享祀」的「享」寫作「亨」，說明最初「亨(亨)」「卿(亨)」兩義有別，不可混同，而今人多將「亨」逕讀為「享」。⁶⁴故秦儉以為通行本《周易》的「王用亨于西山」、「利用亨祀」、「公用亨于天子」中的「亨」，其可能都是「享」的誤字，其本義都當作「享祀」義解。⁶⁵

3. 孚、復

通行本《周易》中的「孚」，帛書都作「復」，竹書與通行本同。「孚」有兩義，一為信也，實現義；一為俘虜義，兩者在竹書中都作「孚」，而在帛書中都作「復」。而「復」義在竹書中用本字，帛書中亦作「復」。因此帛書中的「復」可對應「孚」、「俘」、「復」三字。

4. 吝、闡

通行本《周易》的「吝」字，帛書都作「闡」，而竹書與今本同。通行本「吝」與帛書「闡」，唯一沒有對應地方是〈屯〉六三爻辭，通行本作「即鹿无虞，惟入

⁶⁴ 見高亨：《周易古經今注》，收錄於《高亨著作集林》，卷1（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53（〈隨〉上六）、241（〈大有〉九三）。

⁶⁵ 秦儉：《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周易》經文》，頁90。而阜陽漢簡〈隨〉上六「亨于支山」(79)、〈升〉六四「亨于枝山」(193)，兩處都與通行本同，作「亨」不作「享」，其原因當是簡文借「亨」為「享」，而非是爻辭此處本字當為「享」非「亨」的反證。「亨」為滂母陽部字，「享」為曉母陽部字，兩者韻同。

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帛書作「鹿毋華，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𠄎」(27 下)，今本為「吝」，帛書作「𠄎」，根據帛書的書寫習慣，若此處用為「吝」的意思，則當作「閨」，然通行本作「吝」，帛書用了經文中僅一見的「𠄎」。根據戰國時代各系文字的用字現象，秦文字用「吝」、「閨」表示「悔吝」之「吝」，楚文字用「𠄎」、「吝」表示「悔吝」之「吝」，⁶⁶雖說借「𠄎」為「吝」符合楚地寫本的用字習慣，但與帛書《周易》本身用字規律不合。然而「𠄎」在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德經》讀為「鄰」(「𠄎國相望」205 上，甲本作「鄰邦相望」65)，故有學者逕將此字作「鄰」字解，將爻辭讀為「不如舍，往鄰」。⁶⁷然〈六十四卦〉中「鄰」都用本字，見〈既濟〉九五「東鄰殺牛」(64 下)、〈震〉上六「于其鄰」(32 上)、〈謙〉六五「不富以其鄰」(48 下)、〈小畜〉九五「富以其鄰」(84 下)。而且「往吝」一辭又見於《周易·蒙》初六、〈欽〉九三、〈蠱〉六四作「往見吝」，因此讀作「鄰」的可能性不大，其很可能是書手在轉錄楚文字底本的時候，所遺留下的未改字。

5. 凶、兇

通行本《周易》的「凶」，帛書作「凶」或「兇」，而竹書與通行本同。帛書中作「凶」或「兇」並無別義作用，有「正兇」(84 下)也有「正凶」(32 上)、有「有兇」(58 上)也有「有凶」(57 下)。通觀帛書用字，〈頤〉卦(18 行)以前皆作「兇」，後則「兇」、「凶」互見，且若該卦最後一爻的爻辭末字為「凶」，則基本上作「兇」，僅 83 上(〈巽〉)例外。說明《周易》抄本中「凶」「兇」兩字的使用，從竹書皆用「凶」到帛書的「凶」「兇」互用，到通行本的皆用「凶」，呈

⁶⁶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頁37。上博簡中用「𠄎」表「吝」的例子，見〈性自命出〉48簡「偽斯𠄎壹(矣)，𠄎斯慮壹(矣)」，句又見〈性情論〉39簡，所從的「𠄎」字下加心旁。以及〈性自自出〉59簡「凡兇(悅)人勿𠄎也，身必從之」，句又見〈性情論〉29、30簡，所從的「𠄎」字下加土旁。

⁶⁷ 曹錦炎譯作「入山麓進林中狩獵無虞人相助，祈求獲得獵物不如捨棄，還是另外別處打獵為好」。見〈馬王堆帛書《易經》札記〉，收錄於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頁37。而高亨以為「《周易》吝字皆借為遯。《說文》：『遯，行難也，從辵彡聲。』」《周易古經今注》，頁153。亦𠄎聲、彡聲相通例。而〈屯〉六三高亨譯作「君子幾不如舍，言君子求鹿不如舍之也。吝，難也。往吝者，言君子仍往而求之，則鹿難得也。人有所求。而無助之者，且所求又在難得之數，則求之徒勞而無功，不如勿求。故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周易古經今注》，《高亨著作集林》，卷1，頁201。

現一致到多樣又回歸一致的發展。在上博楚竹書中「凶」字以作「凶」形為主，作「兇」者則多出現於偏旁，⁶⁸單獨出現者不多見，例見於〈用曰〉及〈武王踐祚〉，其中〈用曰〉的「兇」都作「𠄎」（簡1、11、13），還在「冂」形兩旁加上飾筆，⁶⁹說明在上博藏楚竹書的時代「兇」字還未普遍大量被使用，而帛書中大量的「兇」字出現，也可能是表示「兇」這一形體，正大量被使用的時期。

6. 亡、无、無

「亡」、「无」、「無」三字，通行本《周易》只用「亡」、「无」二字，竹書僅見「亡」，而帛書則三字皆見。通行本的「亡」大都出現在「悔亡」一辭，非用於「悔亡」句者，皆有「喪失」義。⁷⁰「悔亡」之義，高亨以為「昔有悔而今其悔去也」，⁷¹故其「亡」字亦有「喪」義。帛書不見「喪」字，其義主要借「亡」來表示，竹書則借「喪」為「亡」。如通行本〈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帛書作「悔亡=馬勿逐」（75上），竹書則作「悔𠄎（喪=）馬勿由」（簡32），前者借「亡」為「喪」，後者借「喪」為「亡」。而竹書不見「无」字，竹書中的「亡貞利」、「亡咎」、「亡眚」、「亡成」、「亡悔」等占斷之辭的「亡」字，在帛書中全變作「无」，僅有少數例外，如〈損〉卦辭「無咎」（13上）、〈震〉六三作「無眚」（31下），⁷²這種現象除了是帛書〈六十四卦〉在抄寫時，書手完全根據所見底本抄錄所造成的例外，也很可能是書手將底本所有的「亡」或「無」字轉寫為「无」時，不慎

⁶⁸ 李守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362。

⁶⁹ 裘錫圭也曾舉出楚簡中從兇的字，如郭店〈五行〉的「聰」（簡15、20、23、26）。參見〈釋古文字中的有些「息」字和從「息」、從「兇」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8。

⁷⁰ 通行本《周易》未見於「悔亡」句的「亡」字有：〈泰〉九二「朋亡」、〈否〉九五「其亡其亡」、〈旅〉六五「一矢亡」、〈中孚〉六四「馬匹亡」。其中除了「朋亡」，帛書作「弗忘」外，餘與通行本全同。

⁷¹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高亨著作集林》，卷1，頁157。

⁷² 又〈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無初有終。」（82下）句中的「無」字為殘文，張政烺補作「無」，王輝以為「帛書《六十四卦》幾乎所有的有無字都作无，不作無，如訟六三之『无成』、豫（遯）上六之『先（无之訛）不利』、頤六三之『无攸利』、井初六之『舊井无禽』、夬上六之『无號』以及習見的『无咎』、『无悔』等，只有辰卦、筭卦作無，算是例外。在經籍中，也只有《周易》以无為無。按甲金文沒有无字，胡光燁先生《說文古文考》說无乃漢以後人所造字，其說甚是。」王輝：〈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校讀札記》〉，《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頁282。

遺漏了幾處，沿襲底本之用字，造成了帛書「无」字的使用不統一。

而「無」字的使用在上博楚竹書中並不罕見，〈恆先〉、〈三德〉裏就把常用當否定詞義的「亡」都寫作「無」。因此在帛書〈六十四卦〉的抄寫時代，「亡」、「無」二字作為否定詞來使用已很普遍。而「无」字的起源，李家浩以為是從「夫」字的異體變來，戰國時此二字形似音近。帛書的「无」作「𠄎」(8下)，「夫」作「𠄎」(66上)，兩者亦形似。⁷³「无」字的大量使用在秦漢之際，《說文·十二篇下·亡部》列「无」為「無」字的古文奇字，以為「通於元者，虛无道也」，並引王育說「天屈西北為无」以釋形。說明其出現大概在戰國晚期，到秦漢時被廣泛使用，⁷⁴而漢人已附與其字以「元」「虛」「道」等哲學意涵。帛書抄寫的時代在漢文帝時，與「无」字大量使用的時間接近，或許是書手將「亡」「無」有意識的易為「无」，藉以表達〈六十四卦〉的特殊哲學意涵。

7. 婚媾

「婚媾」一詞《周易》中屢見。而竹書作「昏尙」(簡34)，帛書則寫法不一，有作「閔厚」(27下、28上)、「閔詒」(17下、32上)與「𠄎厚」(76上)者。楚簡借從句聲字為從莠聲字，又見郭店〈五行〉「亦既詢之，我心則悅」(簡10)，即《詩·召南·草蟲》的「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帛書則借「閔」為「昏」，借「厚」、「詒」為「媾」。前者為借從門聲之字為從昏聲之字，雖然借「閔」為「婚」的例子，目前未見於楚簡，但楚簡中常見的「閔」與「問」字，都是借從昏聲之字來表示。而後者借從「厚」、「后」聲之字為「媾」，雖也未見於楚簡，但厚聲和后聲之字在楚簡中，有大量與從句聲之字通用例(帛書〈姤〉作〈狗〉亦此例)，而句聲和莠聲相通者，則不乏其例，這都表現出時代不同的寫本有不同的通假用字習慣。

然帛書〈睽〉上九將「婚媾」一辭寫作「𠄎厚」(76上)與它處用法不同，相

⁷³ 李家浩以為秦漢文字的「无」中間一筆出頭，跟「夫」寫法無別。而「夫」、「无」古音也十分相近，上古音「夫」屬明母魚部，「無」屬幫母魚部，韻部相同，聲母都是唇音。故《說文》「無」字古文「无」本是假借上揭寫法的「夫」字，後來才與「夫」字分化成兩個字。見〈卜距末銘文研究〉，《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台北：中研院史語所，2009年)，頁195。

⁷⁴ 「无」、「無」混用又見於銀雀山漢簡，黃珊指出在銀雀山漢簡中「無」「无」「毋」三字混用，反映了秦漢時期用字的任意性。黃珊：〈關於銀雀山漢簡「無」「无」「毋」從混用到分化的歷史思考〉，收錄於張顯成主編：《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45。

當於「婚」的字爲一個從門聲的字，張政娘釋作「從門從暮」，李學勤以爲是「闔」字的誤寫，⁷⁵若從通假用字看來，很可能是書手本依底本用字作「閩」，寫完「門」後，又想到此字的本字是「婚」，而誤將「虫」改寫成了與「昏」義同的「暮」。

此外，竹書及帛書的「車」在通行本中都被改作「輿」，⁷⁶通行本〈頤〉六二「頤，拂經于丘頤」的「丘」字，帛書（18上）及竹書（簡24）皆作「北」。⁷⁷而借「宿」來表「夙」的用法，也同見於帛書（39上）與竹書（簡37）中，都可看出兩者有相承襲的部分。然而更多的是兩者不同處，如帛書中「郊」（7下、22上）不借從「高」聲之字表示、「浴」不作「谷」的專字，⁷⁸如〈困〉初六「入于要（幽）浴（谷）」（62上），以「浴」爲「谷」同楚簡用法，而〈蠱〉六四「浴（裕）父之箇（蠱）」（20下）、〈晉〉初九「復（孚）浴（裕）无咎」（71上），卻以「浴」通「裕」，都與楚文字的用字特色不同。而〈六十四卦〉爻辭中用字不一者時見，如「壯」有用本字者（9上、33上），也有借「牀」者（51下）；「遇」有時用「愚」（57下），有時用「禺」（41上）表示。「臀」或作「脹」（57下）或作「辰」（62上），都表明其不是一個用字很統一的本子。這種卦爻辭內用字的不統一，與通行本有很大的不同，說明其所抄錄底本用字的不統一，也透露出其底本可能輾轉經過很多的補正，但因為保留較多的楚文字特色，猜想帛書底本的母本曾經有一度

⁷⁵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頁63。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286。該字從「暮」，帛書的「暮」字作「從莫從夕」，參〈夬〉九二爻辭「莫夜有戎」（57下）的「莫」字寫法。

⁷⁶ 秦儉以爲古書中存在「車」「輿」並見的異文時，往往較早的本子作「車」，而較晚的本子作「輿」。秦儉：《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周易經文》，頁33。

⁷⁷ 此處通行本的「丘」可能是「北」之誤，「北」通讀為「背」，「背頤」指「違背頤養」。見廖名春：〈楚簡〈周易·頤〉卦試解〉，收錄於王博主編：《中國哲學與易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而通行本〈漸〉初六「鴻漸于干」，帛書作「鴻漸于淵」（86上），竹書作「鴻漸于澗」（簡50）楚簡中「干」可讀為「澗」，見容成氏「禹乃迴（通）伊洛并里干（澗）」（簡26）。因此帛書的「淵」很可能是「澗」之誤。周波以爲帛書「干」寫作「淵」可能是書手在轉錄過程中對具有楚文字特點的底本文字不熟悉，誤認所致。秦、西漢前期文字「淵」和楚文字的「澗」形似。見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頁239。

⁷⁸ 馬王堆帛書中以「浴」爲「谷」者，還可見《老子·甲本·德經》「胃浴（谷）毋已盈將恐渴（竭）」（5）、「江海之所以能為百浴（谷）王者」（61、62）。《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頁3。

是楚文字寫本，而經過不斷的轉寫，把很多字都有規律的改成了另外一個字，如上舉的「復」對應「孚」、「俘」、「復」，「兇」對應「凶」，「闡」對應「吝」，「亡」對應「无」，然由於未完全將底本用字轉錄統一，因此出現了很多例外現象，如「喪羊」作「桑羊」，「闡」作「嬰」，「兇」、「凶」互用，作「无」又作「亡」「無」，然也是因為這些例外現象，讓我們得以推測其底本主體是楚寫本。此外，同一字在帛書中也有不同寫法，如「朋」在帛書中又作「𠄎」(53上)、「𠄎」(39下、61下、92上)、「𠄎」(13下)、「𠄎」(44上)、「𠄎」(34下)，⁷⁹前三者為一系，後兩者為一系，或繁加土、人、山旁。前一種寫法較近楚文字，楚文字的「朋」(或從土或從人)作：「𠄎」(仲弓 25)、「𠄎」(容成氏 49)、「𠄎」(緇衣 23)、「𠄎」(競建內之 10)。「飛」或作從羽從非的「𠄎」(1下、35正)或作「蜚」(51上)，也可說明這種現象。

而帛書《易傳》中有不少引錄卦爻辭的地方，其用字也與〈六十四卦〉部分不同，如：

〈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7下)，〈繫辭〉引作「同人先號逃而後哭」(14上)，多一「而」字，且易「桃」為「逃」，將「笑」訛作「哭」。⁸⁰通行本作「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桃」、「號逃」皆「號咷」的假借。

〈蹇〉六二「王僕蹇蹇(蹇蹇)非𠄎」(24上)，〈二三子問〉引作「王臣蹇蹇(蹇蹇)非今之故」(100下)，易「僕」為「臣」，與通行本同。

〈豫〉六二「疥于石」(34上)，〈繫辭〉作「介于石」(43下)。六三「杆餘悔」(34上)，〈二三子問〉引作「盱于悔」(120下)。後者易「疥」為「介」、「杆」為「盱」，都與通行本同。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40上)，〈二三子問〉引作「公用射隼于𠄎」(125下)，易「隼」為「隼」，通行本此字作「隼」。《說文·四篇上·鳥部》「隼，祝鳩也，從鳥隼聲。隼，隼或從隼一」，⁸¹知「隼」是「隼」的或體字。

〈坤〉初六「禮霜堅冰至」(44下)，〈二三子問〉引作「履霜堅冰至」(111上)，易「禮」為「履」，與通行本同，「履」為本字。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48上)，〈繫辭〉引作「勞謙，君子有終，

⁷⁹ 又帛書〈蹇〉九五的「朋」作「𠄎」(24下)，為「棚」的訛字。

⁸⁰ 于豪亮以為「『哭』應為『笑』字之誤。」見〈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繫辭》校注〉，《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98。

⁸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151。

吉」(15上)，一作「嗛」一作「濂」，而通行本作「勞謙君子」，「謙」為本字。

〈困〉六三「困于石，號于疾莉」(62下)，〈繫辭〉引作「□于疾利」(40下)，易「莉」為「利」。通行本作「據于蒺藜」，「莉」、「利」皆是「藜」的假借。

〈晉〉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71上)，〈二三子問〉引作「康侯用錫馬番庶，晝日三接」(104下、105上)，易「錫」為「錫」、「蕃」為「番」、「接」為「接」。通行本作「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錫」、「蕃」、「接」為本字。

〈未濟〉卦辭「亨，小狐气涉，濡其尾」(77上)，〈二三子問〉引作「亨小狐涉川幾濟，濡其尾」(129上下)，將「气涉」改寫成「涉川幾濟」，其乃易「气」為「幾」，並增「川」「濟」兩字而成，改寫後使文義更完整。通行本則作「小狐汔濟，濡其尾」，「气」、「汔」都是「幾」的通假字。⁸²

〈噬嗑〉上九「荷校威耳」(79下)，〈繫辭〉引作「何校威耳」(43下)，易「荷」為「何」。通行本作「何校滅耳」，「荷」為本字。

由以上數例看來，《易傳》所使用的文字比較接近本字，而若是與〈六十四卦〉不同的通假字，似乎也是用比較常見或常用的字。這種現象說明帛書《周易》經與傳的部分存在著不同的通假用字現象，其產生的原因當是與兩者成書的時間有關，雖然今所見帛書《周易》經傳皆是漢人抄本，但經的部分，早在先秦就已成形，受到地域及傳者的影響，有很複雜的來源，其輾轉抄錄的過程，今已不甚清楚。而書手轉錄時大半根據底本用字而來，因此其通假用例與書手生活時代所習用的通假用例便不同。而《易傳》產生於漢初，即書手所活動的時代，傳文中所出現的通假用字也是書手所習用的通假用法。加上傳以闡發經義為主，因此傳文在引錄經文時，有時還會易借字為本字，所以出現傳中所引的卦爻辭通假字比較少的原因。

六、結語

本文首先針對帛書《周易》六十四卦部分的照片內容作校正，針對從一上到六下圖版中錯誤的拼帛加以指正，並對《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的二套照

⁸² 陳松長以為由〈二三子問〉的「亨，小狐涉川，幾濟，濡其尾，無迺利」，可證明「汔」是「幾」的通假字，同時又因為多了「涉川」二字，使「小狐汔濟」的文意可解。見〈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初論〉，收錄於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頁48。

片加以比較，指出其中較完整且流傳較廣的一套照片（全本），內容存在不少錯誤，包括誤貼殘帛、預留缺文空間不足、貼帛位置偏移等。並指出了帛書照片中的反文現象，使學者對於帛書因折疊造成的文字對映問題有所認識，還進一步比較照片中的文字與整理者所公布的釋文，初步認為很多殘帛可能是在整理者撰寫釋文後，陸續剝離的，然後來的拼補工作卻誤貼不少，造成今日流傳於世的帛書《周易》照片內容存在不少錯誤。

本文的第二部分，針對帛書《周易》的卦名及卦爻辭中的通假現象，比較其它出土《周易》本子的用法，指出竹帛《周易》中都出現卦名與卦爻辭通假用字不一的現象，而認為卦名的通假比起卦爻辭的通假受底本的影響更大。在卦名的罕見通假用例中，見有竹帛用法一致者，如兩者皆借「欽」為「咸」，說明兩個本子間有關連。進一步還在帛書中發現了楚文字的特殊用字及特殊通假用例，如將「𠄎」讀為「躬」、將「𠄎（害）」讀為「曷」，而把「亡羊」誤寫成「桑羊」，未將「𠄎」（吝）改作「閹」，更可見其底本與楚文字寫本的關係。這些現象都說明帛書的底本（或其母本），應當是楚文字寫本，而在流傳過程中，書手有意識的要把楚文本轉錄成通行字。但由於不夠全面，有些字被遺漏了，造成了《周易》經文內用字的不統一的現象，故有些常見字，出現用字不一混亂互用的現象，如「兇」又作「凶」，「无」又作「無」、「亡」等。而帛書中的通假用法既有楚文獻中的習慣通假，也有漢初文獻的習慣通假，其原因也是來自於將底本有意識的轉錄所造成，這一點只要和帛書易傳中的通假用法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帛書《周易》經文中的通假用法並不是漢初的習慣通假用法，而是跨時代與多面向的。

附識：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0 年 3 月在東華大學所舉辦的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論文的部分內容還發表於 2010 年 10 月於北京香山所舉辦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八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並曾透過林志鵬先生請李零先生指正，言及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的重新排印本即將出版，其家屬正考慮把手稿捐贈給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圖書館的張政烺文庫一事。在此感謝本文寫作過程中所有給予幫助及指正的人士，包括張惟捷先生、林聖傑先生、陳松長先生、李零先生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本文為國科會 NSC99-2410-H-259-065 計劃之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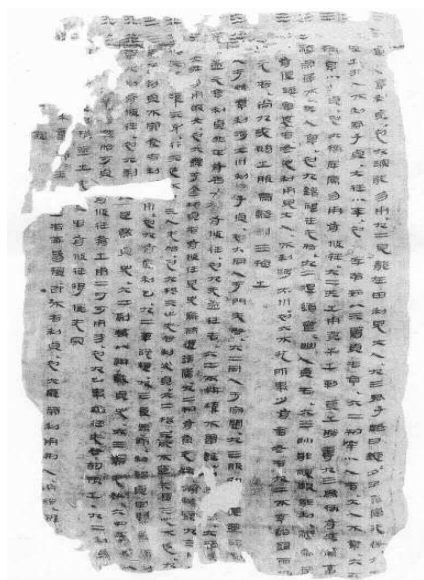


圖1 局部(1)上



全本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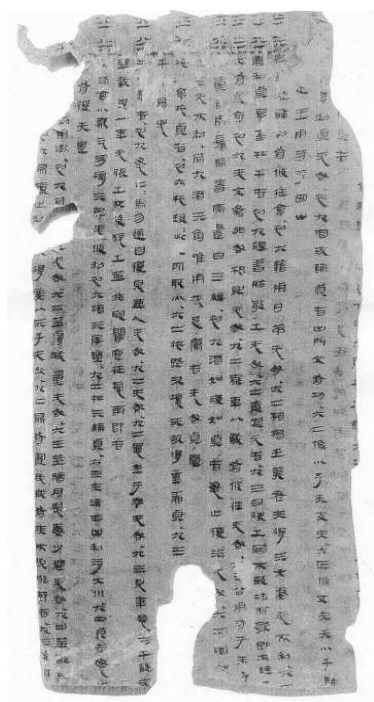


圖2 局部(5)上



全本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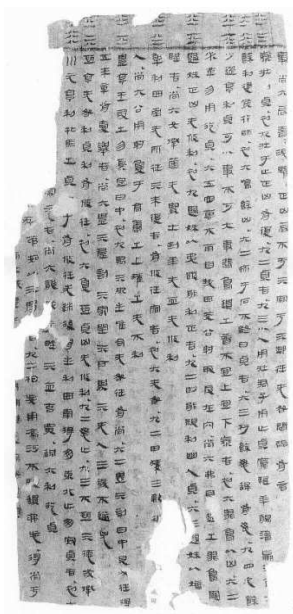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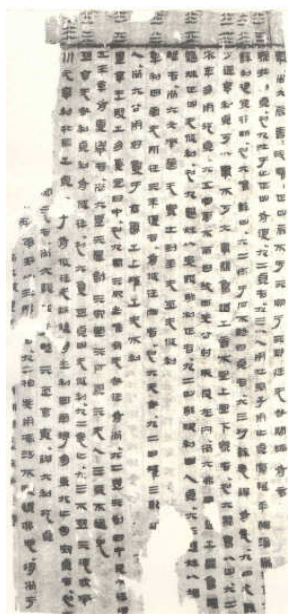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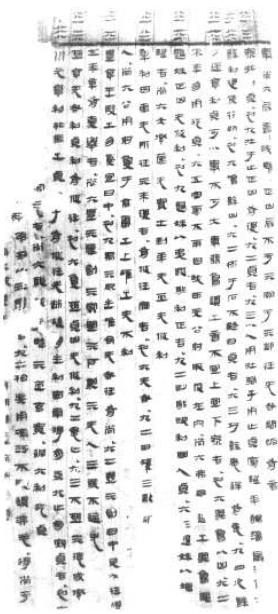


圖3 局部(3)上



帛書藝術三上



全本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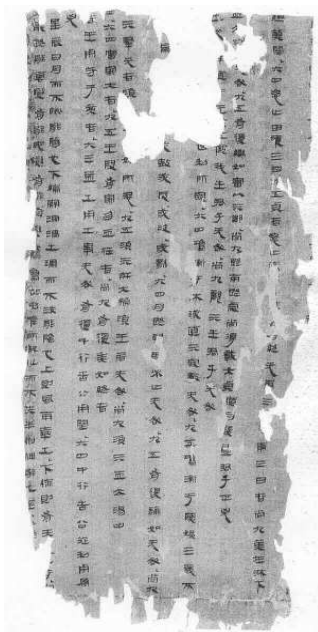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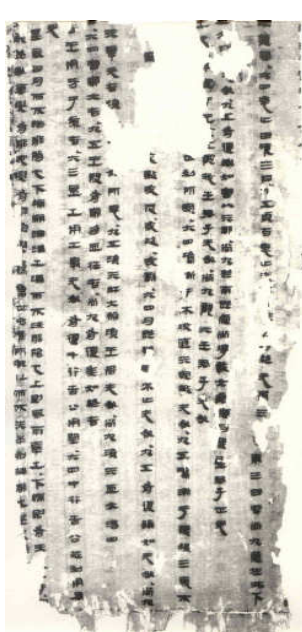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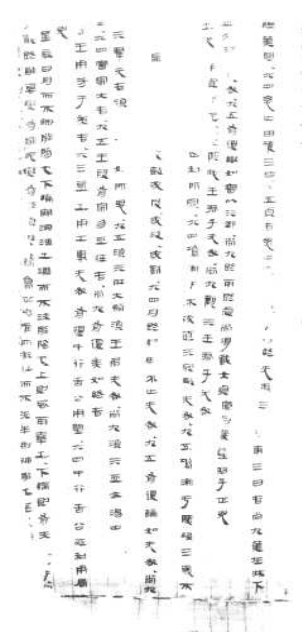


圖4 局部(6)下



帛書藝術六下



全本六下



圖 5



圖 6.1



圖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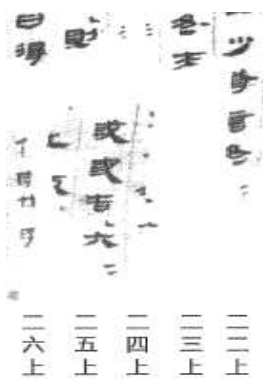


圖 8



圖 9



圖 10



圖 11



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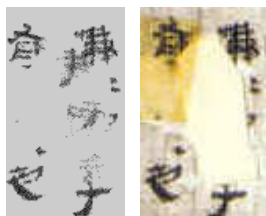


圖 13



圖 18



圖 7



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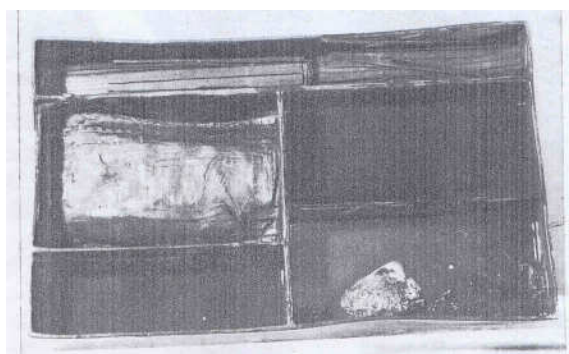
圖 15



圖 16



圖 17




盛帛書的漆奩內部

引用文獻

- 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 _____：〈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繫辭》校注〉，《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
- 王輝：〈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校讀記〉，《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月。
- _____：《一粟集》，台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1月。
- _____：〈王家台秦簡《歸藏》校釋（28則）〉，《江漢考古》2003年第1期。
- 王明欽：〈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1975年第1期。
- 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 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2月，1版6刷。
- 沈培：〈上博（六）字詞淺釋（七則）〉，《中國文字學報》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
-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
-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月。
- 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 _____：《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 _____：〈廿二史末銘文研究〉，《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台北：中研院史語所，2009年12月。
- 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1版3刷。
-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1月。
-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復收錄於劉大鈞主編：《簡帛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
- 吳辛楚：《《周易》異文校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 范常喜：〈簡帛《周易》夬卦補說〉，《周易研究》第4期，2006年8月。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8年4月。
- 孟蓬生：《上博竹書〈周易〉的兩個雙聲符字》，簡帛研究網，2005年3月31日。
- 胡平生：《〈阜陽漢簡·周易〉概述》，收錄於李學勤、謝桂華編：《簡帛研究》第三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 風儀誠：〈戰國兩漢「于」、「於」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
- 侯乃峰：《《周易》文字彙校集釋》，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3月。
- 秦涼：《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周易》經文》，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年5月。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第3期。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 _____：《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_____：《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 _____：《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 _____：《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 _____：《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 _____：《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
- _____：《周易古經今注》，收錄於《高亨著作集林》，卷1，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 許慎著，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10月。
- 黃珊：〈關於銀雀山漢簡「無」「无」「毋」從混用到分化的歷史思考〉，收入張顯成編：《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1月。復收入《簡帛文獻語言研究》課題組著：《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5月。
-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
- 陳劍：〈上博竹書周易異文選釋〉，《文史》2006年4期。
- _____：《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4月。

- ____：〈楚簡「」字試解〉，《簡帛》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
- 陳仁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綜述〉，《周易研究》2005年2期。
-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初論〉，收錄於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1992年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5月。
- ____：《馬王堆帛書藝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12月。
- ____：《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
- ____：《簡帛研究文稿》，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7月。
-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 陳雄根：〈《周易》零釋〉，收錄於張光裕、黃德寬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 國家文物局考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3月。
- ____：《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0月。
- ____：《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月。
- 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
- ____：《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
- ____：《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4月。
-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4月。
- 曹錦炎：〈馬王堆帛書《易經》札記〉，收錄於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1992年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5月。
-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7期。
-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7月。
- 傅學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1月。
- 裘錫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並非《黃帝四經》〉，《文史叢稿》，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0月。

_____：〈競公盥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6期。復收入氏著《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_____：〈釋古文字中的有些「愆」字和從「愆」、從「兇」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

楊澤生：〈見〈說《上博六·競公虐》中「欽」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學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7年7月20日。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1月。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_____：〈楚簡〈周易·頤〉卦試解〉，收錄於王博主編：《中國哲學與易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

_____：《帛書《周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劉大鈞主編：《簡帛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8月。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7月。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月。

韓仲民：《馬王堆漢墓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魏慈德：〈從楚簡的通假用字習慣來看《上博·周易》抄本的特殊性〉，收錄於汪中文主編：《第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月。

_____：〈上博楚簡一字通讀為多字例析〉，《第二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009年5月。

羅福頤：〈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月。

_____：〈臨沂漢簡通假字表〉，《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月。

A Study of the Photograph and Manuscript of Ma-wang-tui *Chou-yi* Silk Copy

Wei, Tzu-t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photo of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on *Chou-yi*, because there are many wrong photos spread. This article want to correct for sticking to the part by mistake and infer the sign of the interchangeable words in different unearthed texts. According to the writing style and the interchangeable words of Chu-Dynasty unearthed texts known of today, Study about the the copy for reproduction of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on *Chou-yi*.

Keywords: The Interchangeable Words of *Chou-yi*, The photograph of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on *Chou-yi*, usage of Ch'u character, interchangeable words of Ch'u Bamboo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aw University.